

~~313.67~~
134.



汀州府志

恨

汀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三

記

徐公北閘記

明唐世濟

徐公謫連之三年政和時豐民物殷阜治行休暢冠
 冕全閩公暇巡行阡陌課督農桑縱目隴畝枯旱狀
 廼倡建閘之議以垂永賴事具林學博南閘記內茲
 不縷述第連僻萬山中四面無水南閘處城之偏盈
 盈衣帶霑霏有涯東北獨當全城表裏山河關繫最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一

鉅利賴尤普建南閘而缺北閘其流不長其酌易竭
 東北其畝者尙厪隱憂况均此一方孰為流膏孰為
 涸澤向隅之泣誰實任受怨者民力竭矣既疲于西
 又務于東勞苦困弊謂吾民何且是以不靜令也公
 蒿目焦神宵旰累月將報罷則萬全之利勢難寢格
 將興作則大役之後力實弗堪將請支帑藏則當事
 有掣肘之虞將借力大眾則聚訟貽築舍之誚躊躇
 四顧畫無復之政圖積貯付之他年適新均里長黃
 福寧董文光謝益賴琥等一十五人咸趨進曰公無



庸憂某輩受明公恩願畢力爲公襄之先是連邑甲
甲編自國初洪武間歷今二百餘載牢據不易里甲
相懸若主僕然至其境雞犬驛騷婦子不寧每當現
役一切分派于甲富者相沿故事橫加科歛貧者時
其緩急徵求靡厭因循積弊害莫可言其有甲首僉
里長者計其出入之費少不下三四百緡多至五六
百緡有司乘間受賄恬不爲怪公廉得其故酌虛劑
虛衷多益寡有無糧而里降爲甲者有糧多而甲升
爲里者大約以田準里以則準田進退叅伍期于各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二

當舉二百年裕蠱陋規一旦改革幾盡人人懷惠而
六里帖安不鬻恩不標譽不營私不喜事無踐更之
勢無侵漁之擾德公甚備大義憤激遑恤其私固宜
輸財輸力以共成厥功是役也經始于壬寅之冬迄
甲辰春正月落成焉卽今一十二里許浩瀚汪洋澄
波如練父老賡咏兒童載歌於戲微公大造何以有
此昔人觀河洛而美禹功至誦明德之遠公茲闢成
大者壯金湯引灌溉小者供澣濯資網罟可以觀仁
做運河之規爲石洞之制流瀦有常啟閉有則可以

觀智勞民而民不怨用力而力不憊可以觀義清
蠹之里絕常例之金興水利於民而不以纖介自點
可以觀介蓋一舉而四美具矣公之明德蓋遠乎且
公之活閩也匪石入山摩崖蒼壁有徐欽徐昌四字
于石遺蹟天造地設非人力所得覲幸也公循良課
最拔擢廷尉連人士遮道奔留如失慈母至攀臥不
能舍去其入人之深何如今主上聖明優敘者舊公
入直承明佐密勿策勳政府書名上清以符此識文
也其誰曰不然哉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登雪峯記

明陳簾

雪峯者吾邑之南鎮湖南嶺而登可二十里丙午夏
半陳子遊大焦大焦去雪峯差近十七日遂由松樹
堂發履其他徑也黃子則揚之僕導初歷林嶠繼涉
厓坂倏乃穿叢薄而迷其嚮路虎豹之所養威狐狸
之所凝息客行者隔三兩卽疑不可覓但聞戒途搜
剔聲手先而足隨之旣七八里抵萬人坑頗幽曠復
窮奧窔入浸浸密陰壓人久之見委蛇數隊者山樵
也詰何來曰邑間道取此衆欣出谷散坐殊覺冥然

從之行石古蹊深彌塹而曲曰此故壘也進而
鼓樓又進而澗水潺潺良苗冉冉里許林鷄唱客無
不厭倒一觴也抵菴飯已尾牛童來取極頂紆迴屈
盤各鼓勇徑上唯揭子非彰蹲踞塗間予笑謂曰怯
元官家乎蓋元平章有定曾基此屯俗遂誤傳極頂
爲皇帝殿云殆前而目眩心駭收卷羣動洶湧乎若
萬派相先而赴壑人在舳艫中凌洪波乘巨濤兒孫
村落没乎不數者幾堆陳子乃歌曰破浪而馳亡傷
險戲置彼鱸鱸直擣鯨鯢又歌曰蜂則馮房蟻則納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四

穴如狃而安陟焉生滅歌罷適風來舞梁蘭老之鬢
衆失據對面峙峯方突兀競蹲似可蹴而至予與揭
子興勃勃便走數里特從焉日晡而尙繞其麓呼者
曰山有恙乃還夜共揭子榻遂夢駕扁舟浮海遇大
風掖之雲端獨挾小子而戲因笑墮覺覺則跨揭子
之肘也曉起相謂曰遊茲審矣快無假五丁而騁茅
箒鑽奧窟困野魅山君不得宮快一巔往苦霧帷幕
連岡迺極高做幽舉蒼茫亡希微隱快二捧觴而皎
魄輪空鼓鐘送籟酬和罔倦者彌宵爭傳遊仙夢焉

快三所憾者山遠酒不繼寺場僧不葺若發小願力
可亭亭之可廬廬之客竟日攜酒從之奇秘將無盡
藏而山靈未首肯也啟閉需時安知來者弗如今言
且衆念平章疇昔乎築小鄉堡而基磐綿控鞏數十
峯于圍內况保閩關何若其願力者卒不克以死人
莫違天感是得無憮然衆乃悉歎飯已黃子兄弟別
去遂各無畱志始由邑南正道下辭兩高峯却就兩
低低又稱尊伏磴緣崖繞雙蝴蝶行俛瞰雲封一窩
是邑城也此兩山則固邑城雙雙雄望者僅雪峯伸
拇臂耳雪峯邈不見而雄此兩山非親睹記幾認兒
孫爲祖禰哉邈迤抵城南嶺始就平渙乎若方濟漭
滄滿睫波濤歸而神魂飄泊者累日

鄉約亭記

明童璽

鄉約亭卽連民向所祠五顯神以利祈禱之址也邑
令方侯始以其祠易爲是亭旁建社學勞無俟於楮
斲費不出於公私且政寓于亭教寓于社實善舉也
蓋自於變風動之時人心之善不約自固後世私僞
瀾倒強之而善雖官不能以法矧鄉自能爲約約而

爲善雖不若其自善尤愈于法而後善此呂氏鄉約
見取于朱子者以行之庶可以移易靡俗階梯唐虞
而元氣復春也第有任牧民者或不善繩以法律峻
其鞭朴禁錮鍛煉潰肌流血無所愛既不教以善又
不使之約而爲善世道職此去古益遠彼受若直怠
若事而忍心若是耶嘉靖丙戌聖天子嗣位之四年
慎簡天下之才且賢者俾令諸邑而吾連得瓊臺方
侯進焉侯持已以莊蒞民以恕禮賢士飲人以和時
前久缺令凡百頽弛未振乃旁議紛萃於侯人以侯

當日夜治文書督催徵均徭役讞獄訟除寇患不能
他有所圖侯則閑雅樂易隨事施爲而日見其就緒
也尤以復古爲首務乃舉藍田故事訪延約中諸執
事分布于亭其善善惡惡之典次第舉之人漸知古
道之美遷善去惡而師師之風將徧閭巷聞侯初舉
進士於鄉嘗自倡以約其黨里是以仁侯今令連卽
有是圖備知倉公之筭參耆苓朮蓄之既久一旦遇
人疾而啟瘳之仁者之用心也昔宓賤宰單父古寰
宰僭居本之德義感之人心而待斯民以直道故不

治公當於古人中求之而吾連之被澤不啻
神之騰於陰也玉琰輩鼓舞治化喜成其美以其事
屬予記約亭之立協謀者丞鮑君裕簿黎君兆尉李
君重球邑博譚君綜沈君元真陳君雲章邑諸生羅
世惠宜以次永饒于石

表忠祠記

明翁正春

祠蓋祀鄉先哲張明遠公云張公釋褐時高皇帝有
雙絲之夢類蔡齊故事奇矣已而置史館掌成均晉
貳司空毋論脩文奉秩度越諸大夫也鉅者靖難師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至公奉命往江西與方伯楊公漣憲長房公安僉憲
呂公昇結盟舉義壯丁旣集糗糧亦備順流而趨直
抵金陵嗚呼此螳臂之奮耳其何濟於當轍乎然竭
力於其所當爲志亦足悲矣未幾衆潰鼠伏鳥獸散
公宣言曰事尙有在盍圖之故世有疑公程嬰者以
此語在李邦光集中其後名入罪籍戍興州去間關
忍死若不復問天下事矣天討交夷公列行伍間卽
軍中官焉蓋納垢藏汙聖人之德紀善忘過國家之
典而公不逾時告殂矣公之從戎也以戢士其殂也

以左轄之命傳稱夷齊叩馬武王義之箕子陳疇
封高麗夫子賢夷齊仁箕子贊武王順天而應人義
各有取也我成祖文皇帝於武有光而張公前似夷
齊後似箕子抑鬱過死則夷齊之行爲多矣第遭時
處勢要未可以采薇之行施之者何也一時諸臣如
許侍中周廬陵死矣如河西傭雪菴和尚遜矣盡瀕
死也誰與之生盡行遜也誰與其難而方之苦景之
激又大有不忍也故委曲以遊於時而從容以就乎
義其用意遠矣歷世若干特祀於峽石徙祀於今所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八

非忠貞久而益著公論久而益定耶嘗臆龍飛九五
依堯舜之末光者勳業爛然曾不得一祀於社而牢
祀無窮乃當時凜凜莫必其命之張公由斯而談孰
與公多耶公固不計有身後名然其心事皓若烈日
肅若秋霜水東日記載之金川玉屑附之鄭侍郎吾
學編紀之卽今人人樂道之矣微正春記夫豈無微

戶口記

明 賴希道

夫戶口供國課征徭役其係重矣然民有盛衰而戶
口之損益因之永定創自成化戶二千二百五十六

口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歷至嘉靖間戶則減半丁亦漸損何者蓋永邑以疲羸之地當孔道之衝是以民不堪命而逋逃日衆值嘉靖四十年賊首李占春等四起猖亂更以流寇羅袍殺戮民之死者不可勝紀迨萬曆二年陡遇洪水浮沉而死者數百人舉家淪沒者數十家夫以凋耗之民生乃欲取盈於額數是以十金之子責償千金之債奈之何不負且亡哉幸我賢侯何父母下車以來軫念民隱因父老具告若痼瘵乃身卽以前所增三千餘丁力爲申請而諸

監司亦諒我侯之誠批允除焉然則永民之得免於展轉流離者皆侯之賜乎故民爲之謠曰前有王父後有許母賢哉何侯二公接武其蘇我生其止我處祝爾蒼蒼永令茲土嗟夫昔有僞增戶口蒙賞者自以爲榮矣而貽譏於後世雲漢憂予遺若患寡矣而還定安集卒占衆魚旒旗之夢由是觀之則永之富庶或者其在是也而後之覽民數者當不待見負版而後式矣是爲記

汀之邑六寧陽爲望寧之神祠六黃連岡爲古邑
於唐天寶而廟始於陳隋間蓋未邑而先祠也先是
神爲龍湫自神奠居龍乃徙化土人異之竄薰鑪烟
穴覆以綿蕞乞靈輒應江流湍急舟子危之禱卽善
濟時民居寥落廟草創而已元祐間先所患湍急忽
沙合於壩水由地道人獲安居父老舟人乃相與更
構新祠稍加宏敞然在遐陬去日邊遠神雖著靈未
卽上徹及六龍南渡神有勤王績建炎間賜額曰靈
感嗣是休命六錫桓圭之寵至再內助亦再加封淳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十

祐癸卯延平李君來宰是邑滌篆次謁祠下周視殿
宇有上兩旁風之訝因拂棟梁尋縵畫乃知祠建於
元祐更紹聖歷嘉定經知縣張鑑縣丞曹某重脩皆
因陋就簡於是慨然有鼎建志顧政宜先民是未暇
及暨秋有土寇謀不軌民情洶洶令君密禱於神以
討之而寇卽授首亟圖所以報神者經度之餘精誠
幽徹至形夢寐且錫以日永晝簾春自在月澄更鼓
夜分明之句令君揭之琴堂志神貺也越明年乃集
州人擇材於山鞭石於江斤風運奇匠氏獻巧不越

月而飛簷傑棟金碧相輝雄深壯麗視昔霄壤告成
日牲酒馨香官民和樂父老舉酒代神謝令且爲壽
令君曰廟址龍窟也岡勢龍形也前瞰大江陰陽家
狀爲黃龍飲江易名黃龍岡可乎謹曰紀實也前未
聞殆神所屬願竟易名邦人嘉李君之惠屬予爲道
始末於傳有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李君宰是邑
也政通人和維魚屢占犬吠無驚成民之道得矣其
致力於神也宜又曰民和則神降之福繼自今以往
其所以福寧陽之民者神也耶李君諱多擢丙戌進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十一

士第

東華石麟二山記

明李基益

山之佳大約以石石之高者壁立其深則窈然而洞
山不峭壁懸立如人膚具而無骨山不洞壑玲瓏如
人果腹而心不虛也永定之山少石全體皆石者東
華也初至小徑穿葉影中溯水聲而上山門內外石
大小或散或整若迂客者入門旋轉石中仰見懸壁
觀音閣三層附壁如掛燈登閣俯視佛殿脊旣如
牙外張堂宇不可見縮於石也從閣降而左真武

踰土山山前又皆石折而下坐佛殿前楹遠望如川
屏蒼翠層起屏外若伸掌見五指者爲五子嶼天氣
晴霽可見大埔界則粵東諸山咫尺耳石麟稍平夷
山腰巨石如數間屋無源而時滴瀝所謂乳泉也石
下穴如井小石投之聲斷忽續時有燕子飛出入亦
聞蛙聲他石皆殊狀如旂如竈如枯樹偃者忽如繚
迴旁可外窺如睥睨望或如行夾道中升復降崇廣
皆不逾百尺而仄澀險奧幾於窘步予謂觀止矣僧
曰未也出山門折而右百餘步得石門炬以入石多
倒垂膩而滑照之乃見時積雨多水淺者涉稍深負
以渡皆僂其首側捫垂乳路窮旋而上如沿螺壳中
出穴則前投石處因悟向所蹈皆玲瓏嵌空何以名
石麟則山勢趨伏若俯其首林樹其毛鬣石奮豎者
角也康熙乙亥望後三日由金豐里陟東華越六日
探石麟屬太平里予愛東華以其負骨而峭立石麟
之可喜者中虛能受不徒妍好其外以悅人也續聞
溪南有晏天湖又欣然願往

方內名山梵域無論大小其能開荒闢草成一叢席者非有大道德卽有大材能類非尋常人所能吾於天影開山主人學訓樂公益信其然也公發蹟長沙出塵衡岳曾隨侍寶華忍和尚以訪友至閩地偶經長潭有地地一隅蒼蔚交雜鯁颯是居樂其幽邃遂苦身開闢鑿石斬蓬誅鋤燒薶量址畫圖構大殿山門營禪寮梵閣別置禪堂旁及庖湑次第告成中造大悲觀音像前護法左毘盧右地藏而禪堂則安奉釋迦觀佛其中諸莊嚴具皆精巧妙麗使人瞻禮因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敬生悟而天影蘭若遂冠一方計其歲歷已十餘年公茹荼集蓼一木一石一椽一瓦皆出手構化主雪輪平水并催緣運力謙水溪宜皆師手度弟子捍勞忍苦風雨弗辭粒米寸絲毫髮無爽以常情言公宜端坐養道長享逸樂卽不然亦宜鉢授衣傳令子孫世守斯業矣公意不然也大功一訖卽聚諸緇素立信誓勒契券願立爲十方常住永成佛法叢林後此住持若缺擇雲水有德者主之而公與徒衆皆無與也予聞而三嘆曰嗚呼佛祖與凡庸用心天淵而作

事逕庭者公與私而已矣用心私者隨所至處皆如
虬蛇戀窟雖三宿桑猶生沾滯用心公者雖頭目肢
體捐以與人等之涕唾用心不同而作事亦異因事
異而感果亦異法固然也今公盡瘁開山功成弗處
推斯志也殆將混浮幢爲戶闥廊法界爲疆園等十
類舍靈爲徒衆量鴻而心溥雖佛祖何以加哉其荒
基一片爲寧陽邱居士所施架造千餘金則募之十
方禪堂前淨地則衆善信結會放生之所與山塲四
至幅幘俱屬常住因爲之記庶將來知興建所自而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古

十方蘭若傳之永遠而不易也山前小澗長流綠竹
夾徑乃至菴門山苦乾燥公至誠默禱山左忽有泉
脉一線從地湧出因名法泉坐山漫亘形家謂界水
不明丁酉二月忽烈風猛雨旁裂數十丈今名曰龍
界事涉靈異然誠一所感人天呵護則固尋常事耳
因併記之

漳南道題名記

明范輅

八閩始分二道建寧道領建延邵汀福寧道領福興
泉漳若汀漳則皆二道盡絕處也漳瀕海隣廣而汀

則隣江廣疆域蜿蜒林竹深密恃險負固者往往弗靖兼以三省逃遁土著雜擾勢不相攝故亦往往相侵犯成化六年鎮巡議請添漳南道以專汀于時惟設分巡尙未有兵備道名後來蘇勝運巖前諸處爲患未息當事協謀勦平之成化二十三年又復議請設兵備一員駐劄上杭以控其衝兼理分巡事始以伍君希閔領命來逮予承乏于茲嘉靖初元四月抵上杭自揣材識短淺恐負朝廷委託與地方責望乃歷詢前此整飭之方并分巡之政傳誦人口者因并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及其將以作則乃得自伍君希閔以下九人及輅并繼輅王君俊民共十一人而攝官于此者數過之記不與焉夫舉事近名君子遠之故杜預守襄陽爲副碑沉江至今人尙謂其近名輅臨去汲汲于此者果近名歟夫記以記賢記功若輅涖此甫及半載志之所欲爲未竟功與賢輅皆不與而謂近名非也夫閩離朝廷爲遠而漳南離閩又爲遠且僻遠而且僻倘或有怠心乘之者弊端潰出何以上副國家委任下塞民生責望哉輅爲此者欲後來同志君子知某可

師某可戒又欲點檢所存所發足爲後來者可師毋
爲其可戒庶幾克盡厥職而汀漳之盜賊自此遠去
風俗自是可美禮樂自是可興殆將爲善治矣是輅
此舉不爲無謂也

潭南分廵道鎮要地也記名于石以昭勸戒范公
之意遠矣碑昔豎澄遠樓下今回祿迄二十餘載
無存焉萬曆三年余承乏于此考志有范公所著
題名記仰懷前哲作我典常矧由余遡往功烈在
人者歷歷口碑可述爰命上杭尹錢堯中復爲勒
石且以俟諸將來置堂右便觀省云萬曆四年新
安尹校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六

遷杭川書院記

明林魁

觀察僉事王君用章駐節上杭先是縣廟學壞公用
輿論遷建城之坎隅鍾攬靈秀巖翼惟備卽故學址
改建朱文公祠蓋邑人舊祠文公于城南瑟岡地望
弗稱旣改建前豎綽楔顏曰泰山喬嶽顏大門曰杭
川書院總大觀也用嶽麓白鹿洞故事聚士之秀者
使講習于其中公于憲務之暇身蒞之篤課考材考

業日淬月礪文學鬱然以興乃走使至海上命魁
之記予于是有感焉惟考亭夫子之道上繼往聖下
開來學致知力行析之有以極義理之精合之有以
盡道體之大是以明道之功無一理之不察體道之
重無一息之或遺天德王道相爲表裏體信達順同
一始終先正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哉言乎夫何
異學紛紜謂聖人之域可一蹴而至以格物致知爲
支離以誠意正心爲僞學在夫子之時已肆其喧豗
尙何責于後世哉所賴秉彝在天道終不隕國家右

文本道爲治非聖人之書不以立教非真儒之說不
以取士然後斯道大行而不惑聖經賢傳各得其所
用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君子得聞大道
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嗚呼是豈人之力哉公持
憲一方作新廟學卽祠夫子以示的多士蓋入聖之
階于是乎在其望于學者至矣予喜杭之士將由是
相先正學以格致誠正之術輔君長民爲世道幸勿
懼乎倡異學者起于其間爲世道憂嗚呼學可不慎
乎哉

汀漳巖郡也介於萬山鳥道盤紆毒草蒙密爲暴客
逋藪先是按察司分兩道以領轄諸郡而汀漳分隸
判不相統視若邊圉使節罕歷故路廢弗除成化中
立漳南於上杭以領轄汀漳二郡始相聯絡復立永
定于西偏去上杭百餘里自漳入汀者東由龍巖西
由永定東路險遠不若西路便而驛傳舖舍俱從東
偏故東爲孔道而輿夫之費跋涉之勞蓋有年矣是
創始者鹵莽于謀而仍貫者憚于改作也是年秋八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六

月侯公廷訓以按察司僉事分巡漳南威立惠流百
墜具舉迺極封疆所履達于四隅諏求疾苦父老咸
言汀漳比鄰之國也緩急相援往來之道非近易不
可且令永定新民頻覲官府習法令儀度不若開西
路便公以爲然白之巡按御史王公瑛覽而報可乃
令永定唐君燦上杭令伍君邊綜理之刈芟草木墮
高堙庠而兩山之阻夷爲大途改西平驛附縣治以
空廨當鬻舊驛以建御史行臺遷舖舍于撫溪太平
白沙爐坪連延布寘以給傳送比之東路減其遠三

之一又少險阻既近且易行者安之于是唐君以其
事請記予維爲吏者率樂因循而憚改作卽有舉措
又或橫主胸臆格閔輿情拂刺土俗莫克持久迺侯
俯採羣議而折衷于心裕而不迫可謂盡下二郡之
民脫險就夷蠲其勞費可謂溥愛百年缺典一旦任
之可謂勤事一舉而三善備焉是誠不可無紀也雖
然予竊有感焉夫人情樂近易而惡險遠也豈真道
途然哉秦以嚴刑峻法偃蹇其民民不堪命騷然而
趨漢歡若更生其去秦之漢也猶脫險阻而就坦夷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九

也故曰平易近民民乃安之夫近則不怨平則不疑
爲吏者推此心以爲政無弗善矣吾聞侯公蒞任數
月耳凡所規畫動中機宜悉平易其心以近民者然
則可紀之績豈止開路一事而已哉

重建上杭義倉記

明鄭銜

義倉之設重民食固邦本凡天下府州縣各置之以
儲蓄用濟民饑也上杭縣之儀門右勝運里之盧豐
白砂里之華亭豐田里之慶清寺諸處向各置立以
便民之出納天順壬午卒遭兵亂火其倉墟其址始

有十五稔矣成化癸巳貳守程侯熙謀于縣令蕭侯
宏丞陳侯清請于上鼎新之凡爲倉四計勸郭鑑輩
所輸穀萬有千斛擇邑人之賢者吳壽齡等十人典
守之適甲午夏亢旱民苦饑賴濟以活余目斯善政
固欲言之而未能茲因典守者請而告之曰仁人愛
民之心造化之心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積
之三十年則餘十年之食而民不阻饑此萬世之良
法也矣而李愬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當今之義倉
亦良矣然世之爲吏者以刻爲威以察爲明以儲蓄
爲故事苟罹歲歉若秦饑而乞糴于晉魯饑而告糴
于齊專事其末於愛民也何有今安靜不擾體悉民
隱于廢弛者侈之裨有儲蓄之所侯之功也有餘者
勸之致盡周急之義侯之仁也其愛民也至矣苟更
代者知散不知歛受代者知出不知納則侯之惠難
久而民無所藉要必歛散以時出納無弊使侯之澤
自一世而祚千百世永享太平之治可也

寧化第一泉記

明彭士望
寧都人

寧陽北郭依山麓下以石爲基有泉出其右澄寒

列里人恆以夜汲猶天慶觀之乳泉也泉之右爲廬予與諸子讀書其中予因嗜茶家仲子手製曰青霜曰石岩白獨擅一時性既專嗜行止必偕或不幸逢濁流輒嘖蹙揮去寧終日不飲决不使茶受辱今一旦與泉值予與諸子每於春秋佳日花明鳥歡梧下松間風來月上白雲帶山西溪斜照寒燈聽雪風雨雞鳴講誦微倦睡起拂衣痛快古人牢騷昔怨卽吹爚發火烹茶茗供素蕘初寫軒室香生徐引而啜之盡荆溪小壺數斗神氣爽發蛻然若遺曾不知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老至也諸子請曰先生茶極佳既深嗜之而泉適相值天蓋留茲泉以待先生之至泉不爲無功於先生先生其名之予曰廬與泉竝峙俱負郭而賓南山吾南其廬而北其泉泉不北矣遂名之曰南泉爲之記貽知泉者

新設漳南道記

明李鏞

閩爲天下大藩例設三司以總轄郡縣衛若干所國初旣重其任續因地方遼濶洪武二十年分設福寧建寧二道歲勅一憲臣掌之慮下情不能遍及也

興泉漳道隸福寧自東北以次而南建延邵汀道隸
建寧自西北以次而南二道所隸惟漳汀極南爲最
遠以東西之地各至此而極也漳汀之界其地多高
山林木蒼鬱幽遐瑰詭艱於往來掌福寧者巡止漳
州掌建寧者巡止汀州二郡之不通如手足之痿痺
氣之不貫也以故鄰於界者有司無警肅或得侵漁
于下百姓無畏憚時得肆恣于鄉致天順間有溪南
勝運之亂成化六年順天府治中巖人邱昂奏請添
設一道爲漳南道獨蒞二郡旣得俞旨僉憲周公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以經營伊始在任得其人特命貳守程公熙通判吳
公桓董其事公等親冒險阻斬茆棘燔檣翳隨山開
道置驛傳舖舍因地制宜無不曲當議以舊建寧道
司爲漳南道分司而年遠窳朽且卑狹廼偕邑令蕭
侯宏貳尹陳侯清措置官錢若干木石之需工力之
費皆有給於成化九年始毀舊從新前堂後堂儀門
外門及兩廊以次而成不數月煥然一新其規模一
主於程公而實蕭陳二侯贊畫之督工則老人郭明
德焉日後汀漳之界憲司由之而巡行公移由之而

傳送奸頑之徒知畏憚而屏迹矣衆將刻石以記今
謂金石有時而壞功業垂于不朽漳汀之民一日之
安諸公一日之功百世之安諸公百世之功也記於
石者固欲久其事而諸公之功不恃此而始久也是
爲記

修理縣衙倉廩記

明 侯七乘

平生不享成福身過處便艾草焚蒿作葦路藍縷計
迨卒瘞綢繆粗粗苟安而漢宮蠟燭又別是一番人
物非獨人事蓋亦有星命憑焉余履任武平始入衙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見衙東有樓房一所前踣後跛若將隨風而圯然猶
可幸不及吾身見也至堂後爲居棲正址茂草叢蔚
人迹罕到所存破屋數間上無全瓦下無完柱風雨
攸注鳥鼠攸穴殘簷斷壁之下過者視爲長途蓋止
可戴月披星未許上莞下簟者已復循例登城城周
圍七百七十五丈高二丈五尺計塌毀一百二十餘
處每一處多者十餘丈少者亦六七丈有奇通全城
而計則僅存之堞幾于十無一二及接交盤見本縣
額載兵米三千石舊有倉廩頓貯變故以來舊倉燒

燬無存上下相沿于今廿載兵米悉皆寄貯民間以
茲軍需大事官不能日擊而親稽但聽二三書吏借
張說李舌數斗斛口指千萬無論那移乾沒弊孔百
出萬一寇盜水火之不時軍士脫巾而呼其何以應
余焦然憂之乃集諸紳衿父老計議修葺始後衙繼
城垣繼倉廩次第舉行衙後建大廳三間左右各建
小屋二間耳門相望分爲別院門窗几閣上棟下宇
悉油飾而丹堊之命四城鄉約督率編戶鳩集土石
舍周城內外上下馬道之塌者盡舉而築之望樓採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二

舖之傾圮者盡葺而新之又遴二三公正董事庀材
在于舊倉處所創建木倉廿間上有樓四圍悉皆重
壁上建大堂一所以爲收放兵糧之地傍建小屋四
間擇人居住以爲監守計自癸卯五月余方到任七
月有分校入闈之行十月旋歸卽始興工越甲辰三
月而衙工竣十月而城工竣至今乙巳六月而倉工
竣二年以來除農忙息物之外土木之役幾無寧日
雖力皆民力財皆民財而余之晝夜焦思手口劬勞
若亦復與日俱積迨八月而先嚴訃音至矣夫余以

簿書小吏遠辭雙親跋涉萬里就道之日生離死別
慘動天地蒞任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功名性命
都付之行雲流水亦何樂以土木之役而傳舍作馬
牛但此衙署城垣倉廩諸工作事關切要既覺無件
可緩而敗壞已極又覺無日可待不識前之人何以
能相沿至今也今余謝事將行矣自惟有生以來從
不能坐享成福區區之勞豈敢以功自居但使後之
令茲土者居處有宅守禦有城積貯有倉享余之成
憐余之苦而不笑余之多事也則幸甚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重修武平縣記

明 林茂達

莆田人

閩之轄也府有汀汀之轄也邑有武武固汀巖邑也
邑始基于唐以迄于今歲久且圯矣惟嘉靖甲午臨
桂張侯吏茲土其政悶悶然未及朞民用以醇年用
以康遂號厥膠秀暨耆衆謂之曰邑之頽以是哉吾
將撤而新之僉曰費曰吾罔官費僉曰勞曰吾罔民
勞僉翕然以訝乃白于郡于監司用捐厥捧資以事
事焉市材于村落而償其本直庀徒于民兵而酬以
歲科以至陶瓦葺竹破磚百凡所須皆侯自擘畫不

以擾武民其民裕于財者咸樂相之罔以爲難越三
月而門成十月而堂成堂之東爲積儲庫贍國計也
西爲兵器局備戎事也其後爲燕休寢其東爲典史
廳其左右隅爲吏舍門之外右爲旌善亭風民良也
左爲申明亭達下情也左之次爲土神祠右之次爲
叢棘林其前爲門樓與後明遠樓相峙大都易敗以
完繕故以新飾澡潔以鮮美宏敞巨觀聳飛雲矗甫
期而就竣而邑之制於是乎侈矣夫政莫大于勤事
功莫大于臨民布法象魏垂之周官而攸躋攸寧亦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君子之所不廢也我國家稽古立法而凡藩臬郡邑
莫不各有治所以示肅也然興廢成敗恒係典守者
之能與否苟非其人則循陋居圯治亦因以落莫矣
是故避興事之謗者則必有美而無必爲擅農收之
妨者則有必爲而無必時疲衆耗藏以大作者則有
必時而無必節侯以起餽糴之已力斯役也非爲者
與不舉羸於時絀相年豐也非時者與縮溢伸乏咸
有經紀而工不知勞民不知費也非節者與夫知節
者仁也因時者智也有爲者勇也一事而三善具焉

侯克令哉或曰新作南門春秋譏焉何也林子曰公私異也故君子之勤事臨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侯斯有焉故曰克令侯名策字獻可世爲臨桂科第世家若尉樂安謝君璽董督章程亦與有力焉庸竝附以記

文峯塔記

明王獻臣

杭川諸山環抱蔥鬱蒼秀號爲佳勝而面缺文峯善風角者皆以爲非宜宋嘉泰時造浮圖於水南以像之未就而燬于兵火余丞杭之明年觀茲缺廢乃勸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二十七

率二三耆民葺而完之并移向學宮事雖緩而實急昔范文正徙饒學而妙果院塔俯瞰諸湖名爲文筆峯硯池且曰後二十年當有魁天下者已而彭汝礪果及第余之淺陋不敢妄擬先賢而杭之士子豈無如彭而興者乎余懼斯舉不知者以爲近于佞佛乃爲銘之以破其惑銘曰太歲甲子未月酉日人謀僉同筮亦從吉大谿之南琴岡之者乃建浮圖庸肖文筆拔地倚天巍巍峯立光嶽氣完挺生賢哲翊我皇明百千萬禩

邑侯澗叟趙公巖前營堡碑記 明邱衍箕

巖前舊故無營兵其有營兵以流寇故先是崇禎戊辰庚午寇犯杭城其聚嘯出沒實由茲地識者謂茲地宜設兵宜城兵屯于城據險守要可以扼寇之吭而制其命二邑令君上其議于當事從之不朞年而城工竣營兵設矣然巖故武地兵餉則武與杭各派其半而選屬之兵亦杭之驍勇為多自頃歲寰海多事令應公家之急拮据日無寧晷兼之廩帑空乏餉給稽候行間怨議所在而然巖營為甚蓋自我杭令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君澗叟趙侯之來而巖營相慶喜可知也侯治杭謀飭武備巖斥埃除戎器時饋餉盜息民安百凡慈慎而於巖營猶加意振勵不以隣地弛擔亦不以共牧委責餉散以時患防以預綢繆補葺威申恩洽而士飽隊充窺伺永杜比年烽火寢息巖地四境胥蒙其福則侯之定計於先有以裨之也侯已擢邵武郡丞杭人祠而祀公固其所矣而武邑各鄉堡之民邇於巖而藉庇者謀于其士謂公德我安能忘而營兵則謀于其帥謂公恤我至矣一旦去我曷以寄思於是

營帥暨鄉之衿士輩丐余言記之且述羣心之擁戴如此余不佞竊見今世令長號稱循良概不多見有屬意拊循去之日使其民徘徊係戀已非易事而况隣邑之民哉在漢循良吏若中年桐鄉見德於民亦自其邑止矣若夫隣邑之民途謳里誦惓惓不忍其去而且永言思之則前此未有有之自侯始也然則侯且遠出漢吏上何論今世余固以武民之思知杭民之戴而益以知侯之賢爲不可及也侯名碩來號澗叟南直之涇縣人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寧化儒學記

明 熊茂松

寧化儒學自宋建炎以來三遷而復於光嚴寺故址於是制度草創若聖殿尊經閣皆因浮屠氏之故宮歷年滋久閣且褻蕪形家以學宮肩背地不宜墟學博張君濤謀重建之稍有其緒獨殿宇頽圯狃於煩費余承乏攝寧事初謁文廟訝其椽棟漼然咨嗟久之因嘆吏職謂何政有急於此者乎乃括學租數十金請之學憲鄭公太府沈公俱報可且竝發帑金百餘兩爲助余與諸學博及邑屬吏各捐俸首倡紳衿

旨翕然飲佐共得五百餘金乃掄材鳩工撤朽易
增崇舊基尺有二寸經始於乙卯七月告成於九月
乃率諸生迎先師返新宮行釋菜禮畢環視殿閣
魏煥改觀諸生請記其事余惟道莫大於孔子而教
莫切於六經士不明聖訓而通經術其能達於國家
者未之有也三代之學因而無革誠重之也暴秦燔
灼此道幾廢漢承秦後而首祀孔子表章六經史稱
人才爲盛及隋文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監一所弟
子七十二人學校之替極矣又以隨字之文狀類奔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走削之爲隋而讀仍隨不知隋之音情爲割肉聲也
一代國號莽戾若此隋文音義之不識又安望其重
道崇儒乎古今以秦隋並稱而旋踵亡國若一轍有
以也寧陽僻處萬山古昔聲教未敷宋治隆盛而講
道立德之儒北隆鄒嶧迨明興而益昭明潤色文教
昌休從古所未有也無論全閩卽寧邑有以制科第
一而立節懷忠著國家養士之報者彼非學於聖人
而有獲耶彼且俎豆於賢人之間矣今諸士彬彬美
秀足振昔賢之業不知凡幾試於絃誦樂育之區而

道正學之源流求之爾鄉有餘師矣

玉華洞王郡伯書院記

明 湯傳榘

穹窿上下自五嶽四瀆而外絕寧奇嶂足以盪心耳而離垢氛者所在多有然學士大夫僅借以爲躡屩舒嘯載酒讌樂之地而已匪景物之廢興實與生民休戚相係屬使朝夕之間無以給其求而遂其生則將憂水旱備凶荒饑寒疾苦之聲不絕於閭閻雖有仙源靈區亦零落於荒烟蔓草無有過而問之者故必在上之君子能憂生民之憂而後可以樂山水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樂也我郡憲太原王公以經時濟世之材來守臨汀五年間生聚教訓不遺餘力八邑之人因得以享樂利之福而公乃于郡城導兩河修八景以利濟而休息之亦既繪山區爲樂國矣尤念清邑僻在奔湍沓嶺之間其靈氣所鍾當必有磅礴鬱結迥出尋常者去縣治四十里許當東西孔道有洞名玉華層崖聳拔隱伏天外體勢歷落而奧折宋元明人敘記碑刻猶存蘚苔榛莽之中其巔舊有玉華亭傾塌十年餘矣我公以公事過此慨然物外遂捐俸新

其亭額曰小有洞天爲記事於石題句於楹週以短垣縈以曲逕蔭以佳木美竹欽峯錦績若天地之奇觀至是忽開也此後公每往來必登眺竟日至暝猶然命燭盤旋自爲謠詩琅若出金石於是邑人士咸欣然曰公廼不鄙夷我清如是耶公之物色我清一如几席襟帶拂拭愛玩之如是耶公憑覽吟咏上追古人而使我清有所傳述以增山川風土之重如是耶相與樂數晨夕矢詩以繼其音乃建書院三楹於茲山之麓用寄瞻仰之惠闢小逕達於洞口爲小亭

以憇行人東偏創茶亭招住持四時給漿以濟行旅置田若干畝供薪茗修葺之費凡皆以廣公惠也下復建亭於左將勒石以示後人以傳渠承之此土屬筆爲紀其盛予語之曰諸人士毋徒視此爲遊讌之地也昔廬陵看山作豐樂喜雨二亭皆所以先民憂而後民樂者讀其遺文想見當時景物民風熙熙安適之象今玉華吐納烟雲氣暄物媚煥然若輕霞之散流彩廻思數十年來巖穴荒涼人民凋瘵豈易有此形勝然則卽與公之治謂與歐蘇二公輝映後先

豈不可耶傳架受我公樾蔭待罪於茲七年不克
髮有助乃得從諸人上附名於丹崖翠岫之間有餘
榮焉又安敢不文辭哉是爲記

小玉華洞記

明王源昌

予入閩過將樂嘖嘖咸稱邑之玉華洞與武夷競勝
時予攬轡未遑作覽勝緣尋入清流道之中折筴起
兩峯翠律如畫土人稱爲小玉華洞乃停驂登玩其
洞二似聯璧相貫串距不數武中有石似大士面壁
時者有石似丹竈如人置鐺於孔上火痕猶存者有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石似蟾宛然伏地恍若劉仙所遺者然其名不出里
僅遐然以小名一似自謝其勝矣余爲侈其說以勝
之蓋將之洞越城十里許非貴人閒客未易往茲固
樵夫牧豎釋笠在磴者皆得寓目焉遊不擇人其勝
一將之洞必土人列炬始前茲固明白洞達燎人心
目遊不擇地其勝二將之洞風雨晦冥人裹足不入
茲固風晨雨夕月夜晞朝皆可眺焉遊不擇時其勝
三具此三勝洞可居然自勝其前則萬松環對巖列
石屏十餘丈翳蔚離奇如踞虎豹攀虬龍使有好事

者作飛虹亘其空將巖與洞併作一片勝地則又不可盡以盆花小草名之因取洞中二詩附入玉華洞集使遊者知洞尙餘支散在清流如山有祖孫宗有大小亦快事也

何坑記

明伍福綏

何坑周匝皆山山皆石石之銳者如戟如劍如虎又鈍者如營如壘如兜牟如雲梯如輜重鈍而欹斜者如奔馬如覆軍如大風之落帽如邏者之探頭而陰有所索其居民習射獵出入佩刀如苗如獍而不可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制或者歸其咎於山若山使之然者此俱不論論其靈者則莫若筆架山三峯斜出膚土骨石轟轟然騰千峯而上鳥道繚穿至半嶺有楓數十章垂綠繁陰如儀仗夾階僧選石置樹下爲遊人憩息嶺盡爲塢幽竹成蔭而瓜棚豆架草樹鶯花亦互爲點綴塢盡爲岩高廣三丈許僧編木戶之作禪關由岩而左又得一小岩如膽懸如瓶之高揭危累數十仞前爲臺曰承露臺以百里內遠水寒山皆了了入目則又曰望仙臺右爲香鑪砦卽前所謂如雲梯營壘者

不軌者所嘯聚也予周覽久之不禁泣然曰嗟夫可
哀也夫往者頑民不靖至勤大師彌月而襲破之男
婦投崖斷肱折項委積崖下虎豹狐狸齒牙咀嚼其
聲軋軋然達於境越今幾何時向所爲豎壘屯兵爲
敵樓爲陷穽者竟安在哉白骨如莽綠火如螢風淒
木萎鬼現猿驚惟此一片地如澄潭秋月歷劫不灰
游其上者惻然憬然去苦惱心生歡喜心去貪毒心
生慈悲心去嗔癡心生恐怖心當前淨土何必往西
方極樂悵望於杳無何有之鄉也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五

金山記

明 邱嘉周

環杭多山而金山爲最著以其屏障於坎位爲一邑
之巨鎮然去郭四十里人跡罕至幾與凡山等世宗
朝先大夫練塘公以直道忤時解組歸來寄意林泉
每欲於中探索竒奧而亦未果予弗克嗣先德惟山
泉之趣則似加篤焉一日假寐夢青衣前導宛然至
金山之椒四顧雲濤無際見山腹一池澄潔可數鬚
看徑旁緋桃簇簇紫艷映射人面陡拔一壁高插雲
霄上有雙鶴鳴舞颺颺南去隨至一區大不盈丈中

虎淨几置佛經數帙炷香矯矯如青虬見居士數人
容止甚都咸向予盤折作禮予憬然而寤明秋下第
歸患瘧彌月時一瞑眩卽神遊其地如此者數數予
益訝之然莫測其故踰月瘧止支羸枯坐忽有耆友
過予予以其事語之皆曰嘻山運其當興乎堪輿家
多言形如烈燄宜祀真武以鎮火災第窮於力耳斯
事勉成不獨杭城竝受其福且以克承待御公之志
吾儕當佐下風由是衆心翕合涓吉登山俛入鬱蒼
中至一綿密環抱處恍若夢中所見相與鬩然慶異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六

迺雉穢繁斷木石諏日舉事首建麒麟殿奉真武聖
像高敞靜深蔚乎大觀蓋三山籠從同列中峯屹立
而石則觚稜外聳有若鱗角傑出者前構複簷右爲
元君閣築臺砌使人禮拜左有山形肖獅其陰爲鐘
樓右有山肖象其陽爲鼓樓下建飛龍廟爲醮臺之
所蓋山本飛天龍形也去廟三丈許爲山門迤東越
小澗復南爲橋當天宇澄霽風鈴琤琤橋則橫亘於
前頽然蟠螭飲澗矯然游龍臥波或林木瀟瀟山舍
雨意則層巒出雲週遭一色忽沒於煙嵐縹緲中

命之曰連雲也橋之下水滴滴趨南去花竹彌兩岸
或慮艱於步趨爲石梁跨流泉傍有懸泉如疋練界
破山色涉流泉躡屩西上上有石壁見山猿竦身驚
起欲墮闕地一隅疊石作小亭名虛游人憑闕竚立
青削一點或山雨驟至水勢奔騰有聲屋瓦交振亭
右一泉名玉髓以手掬飲涼沁毛骨復下由仙榜石
穿致恭巖抵山口古木鬱鬱交錯無隙時聞珍禽調
舌不一音令人有翛然塵表之想迤東而南一阜胎
曰獅山阜上建毘盧閣視下地頗寬衍則爲紫金庵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七

庵左隅爲夾堂以待賓客傍爲子房以棲曇氏之衆
規制咸備焉橫一樓簷牙松竹姿態如繡遙望暖翠
晴嵐似無還有一山之勝盡羅此樓矣更下凡十一
折抵五龍峯下爲百丈泉衆山之水峻駛下注如飛
雪遡泉而上渡琴橋迂徑繚繞深入道經雙髯泉泉
韻潺湲野芳襲袂白雲紛入簷楹隱約見於樹杪者
桃源洞前爲歸鶴樓下爲海光池構基雖隘景類武
陵自桃源而下約里許抵奇古之山脊爲一天門游
人憇此回首金山窅然高入雲表其旁立茶亭設茗

具以飲渴者喬木蔽天松濤滿耳雖赤日漫山而
氣莫之侵也噫仙緣淺薄塵氣未除又安得羽人靜
士偕採藥於此山滅景棲神以養其天真耶惟是先
大人矢志於前余踵事於後追數昔時共事之人亡
者今且過半因序其形槩使後來問奇者循是而攬
勝焉知此山之興也有自且知吾邑人經營之不易
云爾

改修褒忠祠記

明李東陽

褒忠祠者祀監察御史伍公驥及都指揮丁侯泉也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初天順壬午上杭賊首李宗政攻破縣治放兵四劫
官軍莫能禦癸未公奉命按福建道聞事急徑馳至
汀州檄三司引兵會衆猶豫未決公有輿攜數老兵
赴上杭見縣獄繫賊婦女曰此何罪悉縱遣之間有
一教官致仕家居屏徒從單騎造其廬詢賊情狀令
名親戚聽告諭明日至者十數人公面諭以禍福莫
不感悟賊降者前後萬餘人公命復舊業其渠魁亦
欲乞降會有謀給賊降而誅之者公固不聽而賊懷
疑惑遂擁衆不下公躬督將士逼賊巢以營賊悉力

來拒都指揮桂福欲避其鋒公拔劍訶之福跪謝願盡死于是戰甚力賊稍引却乃遣丁侯領奇兵繞出賊後縱火焚其巢且戒以賊遁勿追而丁乘勝追賊遇伏鏖戰以死賊亦創甚而公轉戰益急賊遂平乃班師公因積苦軍中已染瘴癘受代還京師竟以疾卒公子希閔歸葬于鄉上杭孝民孔文昌等聞公訃相率塑公像于城樓哭而祭之而侯亦與焉壬辰按察僉事周君謨謂像必有祠檄同知程熙知縣蕭宏等建于茲地名曰褒忠祠甲午宏等奏其事于朝賜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二十九

額如舊每歲仲春命有司祀以羊豕著爲令丁未推官涂琳攝縣主祀事乃于堂後復創屋三間作三門二廡又于祠左市民家地衡三丈縮二十丈有奇圖有所增構未成而罷弘治己酉知事周琛倡諸耆民各捐私帑拓地衡縮各二十六丈有奇構堂三間易其舊以爲寢室前爲重門增廡室三之二其後爲宰牲之房守者之居而垣其四周復置田畝擇良戶林穩奉之俾歲入其租以供祀乃具書於予曰願有記按祀典曰能禦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而周

書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祀之中又敘其功之
小大以爲等若漢蕭何發縱指示而運籌決勝者皆
出其下故凡公議所在非君相所得私孝子慈孫所
能易也伍公在上杭保障扞禦其功甚大生則事之
死則祀之禮也丁侯之功舉而附之亦禮也或者乃
謂侯爲守將親冒矢石以死功不在御史下是不然
公爲王朝命使監藩臬以號令行陳而侯親受戒約
以行是不得以守將例論况侯又違期會以蹈禍機
雖死不悖義而其功亦少殺矣故邑人之瞻慕有司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四

之論列國家所以表著而彰顯之者皆存公以及于
侯詎不宜哉公之子今爲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茲地
每至必拜於祠而後行事招疑定亂濟著勞績民之
奉之若事公而益親故茲祠之修趨事惟謹旣成而
奉公之祀愈虔琛承檄勦賊以功遷經歷且於郡事
多所幹助蓋得公之風而興者其爲是役非以僉憲
君故也故記之俾守是土者時葺之以示不忘

持社小記

國朝

黎士弘

同社中凡九人自聲律之外僧客楊師夙有長者名

草書得東海筆法妙絕當時爲鐫印成一家書自秦
斯以下能分別流派陳貌弱楊宛懷皆工爲小楷陳
學率更楊學大令又咸能低聲度曲善爲愁嘆嗚咽
可人吳人馬着叟精繪事勾畫一紙淒瑟難懷又謔
笑詼諧滿其四座鄭健也雅有棋癖與陳貌弱角子
丁丁常漏下二鼓不置每就一局手勢呼聲與丁影
雜出童僕夢中起立退聽家堯夫美髭髯新奉道士
法不妄語然情豔未消每談色動李翹英精悍沉摯
時至耳熟酒酣躍躍自賞家道存雄于酒雖不大稱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單

門戶率常以豪氣屈其座人媿曾量不如阿弟而疎
狂自喜此外豫章人謝怡古雖未與壇坫時發郵筒
徵題送難正如李衛公聞扶餘自王遙向南向灑酒
三升又如吳晉爭霸於黃池越人時遣尺一謬爲忠
附其意未嘗不欲長江淮而跨東海皆一時之盛念
不可以無記而媿曾黎子時爲之序其畧

左所屯糧改抵記

國朝 黎士弘

余家世籍汀州衛之左所左所之有屯糧始明永樂
文皇帝時贛屬信豐縣周三叛亂檄汀軍補勦亂平

卽以所籍之田賞軍額賦一百三十八兩八錢歲
解事隸汀州清軍總捕同知繼軍戶不能棄家就屯
各還里以其田召佃收其租入歸而納官軍固武人
不識文義當初召佃時與佃私爲質約或破一鏡或
偶指他器具事件爲信至徵租各佃取驗信物偶年
久信物失佃夫卽不與一錢信豐去汀千里又軍戶
多不能自行請他軍代收代收者多巧黠或指歲荒
無徵或詐稱至中途爲盜賊截劫以去各屯夫益苦
且屯戶之納糧於官有羨有耗有加增佃堅守故約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絲毫不爲補益官司徵屯之法歲僉總甲一小甲十
小甲催各戶總甲催小甲屯戶例以歲十月赴佃徵
租官徵銀則以春二月三比屯戶固窮每比血肉狼
藉填牢戶荷校負鎖者纍纍接於道故一爲總小甲
輕者鬻田產甚則鬻子女妻孥鬻墳墓屯戶卽逃亡
死絕屯額終不得減因而累同族累三黨訟獄繁與
捐生與被刑死者一歲中必四五人凡軍戶婚配率
先問若家有無屯有屯則男長娶無所女長亦嫁無
所也間五六年例遣指揮官一員詣縣清屯率循故

事無所更張嘉靖中有指揮楊公名漢者起家孝廉襲祖職毅然請往各佃苦其精嚴爭爲巫魘害公公竟死自是後至者益悠悠不任事有明三百年屯丁之害遂相與終始崇禎十三年庚辰林公一柱爲虔撫都御史公莆田人自汀入贛而汀固撫屬屯戶遮道訴公內稱汀郡有額解贛州行糧銀貳百餘兩請得以左所額徵屯糧徑從贛屬信豐起徵坐抵前數之半一蘇困軍一省運解事在可行林公下其詞於府府檄縣查詳余時爲諸生同朱君朝相張君治勳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聖

康君虛一及左所餘丁李汝道陳子茂如贛又自贛如信豐邑令宋君璘如亦莆田人惻然許爲詳抵佃戶徐祖善率羣佃羣起而鬩謂定額已數百年何物小生敢求更制出死力爭持勢汹汹且不測朱公依違其詞迄無成局至甲申春節擢上件左所軍餘苦邀余再往時先大夫在病余力辭之先大夫好謂余曰若果能了此蘇三百年害端全百餘戶性命爲而父禱名山不過是也兒其毋辭余勉承命以行謁諸郡守守執前說不易無已上一詞於院擬再得查核

不謂林公會從里中見余歲試牘謬有過差之賞
通姓名傳語召見余乃得細陳所以公謂事關通所
而生一人遠來將無私乎余對以來年正輪總甲之
役痛切膚受不得不懇也公歡然接對末又敘及文
章之事立談盡一刻乃退隨遣官促贛府回詳贛府
以次日轉報文云汀衛左所屯糧額銀軍戶收之各
佃不無刁難汀餉解之贛城道又遼遠應於信豐縣
徑徵抵解汀州府協餉事誠兩便院符隨下行贛行
汀遂得清除如額此甲申二月中事三月余奉檄還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四

猶記先大夫正坐東床余展拜牀下先大夫喜見顏
色曰此行良不負也彈指間歷今遂已四十有三載
因歎當時立法不善田在他州而糧徵本衛官徵尙
追呼不應以二三餘丁索取千里之外欲不抗頑逋
負豈得乎至於屯丁無告日見其鬻妻子田宅立就
死地曾不一加存惜少事變通雖得林公蘇其後累
而三百年中所爲流離凋喪死於桁楊園扉者固已
不可復起矣明事之晚章故因仍害不得祛利不得
興卒至社屋鼎遷淪胥而不可救豈獨一左所屯事

爲然哉因發舊書得陳稿漫記屯事本末且以志林公雅庇與先大夫之德音也

新修汀州府儒學記

國朝 黎士弘

古先王之爲國也朝廟社稷各有恒制以化民成俗之莫先于學也故立澤宮三代祀伯夷后夔漢兼祀周公孔子晉宋齊梁及唐乃專祀孔子爲先師沿宋歷明無改博士則取諸人望人士又得上書自言故弟子之誦習于學者常二三千人不止至不能容有司爲奏記闕下請廣席舍待諸生先生弟子各有師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承出爲諸侯王長郡縣大吏郎循序拜三公望其衣冠言動咸得指而數之曰此某氏之儒也其時無不燈火書聲之學舍無不樂羣敬業之生徒無不則古稱先之大師都講美矣哉子蓋曰三代之英而余莫之逮也今郡縣博士例自銓除非有宿昔尊聞之舊士子自羈州壯老離居析處各是其師各尊其說學使歲一按部錄尤者分隸郡縣學亦其名然耳非必有從師取友之益特以令甲所在有司月吉時一視學自制撫藩臬下及丞簿尉凡初莅及歲兩祭必肅

衣冠趨謁廟無敢後若是者豈不惟其名哉實不至而名猶存存其名而猶冀有踐其實者庶幾先王之道不息而後世亦相續以有傳也汀爲郡在閩上游名賢相望郡學在官司各署之左地擅靈爽蓋將數百年甲寅乙卯間閩大亂其不化爲牧馬之場者僅矣歲庚申若邱胡公以中翰來是邦巡視堂廡慨然曰修葺之責豈不在我朝夕圖維手口擘畫或日一視焉或間日一視焉塗茨金漆丹青刻畫之工莫不選材中度自廟廡房廊戟門泮池啟聖之宮奎星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四

閣名宦之祠無不位置一新前後分守周公學使楊公署府漳海防張公新郡伯鄆公咸隲是舉相與助將倡導今亦既有成告竣矣赫奕巍峩瞻觀者溢于途路嗟夫公職在糧儲其于學非專官也且閉曹無腆祿乃國事如家事至節縮衣食之費時補其不給焉其用心也專且勤如此而我人士宜何如爲公報也學之重在士士之重在習余生也晚卽不敢遠引古昔學校盛事亦側聞諸長者之緒論矣隆萬間郡中人士率爲有本之學五經四子性理史鑑諸編皆

背吟成誦有士寒不能致書其父千里負肩以歸教
其子卒爲名臣者有妻子質春并日而食一飯不輕
過入郡邑長吏聞其名求識面而不可得而亦卒爲
大官又俗尙敦樸貴爲上大夫遇父執先生率下車
侍立小有譙讓伏首謝過庭下不呼不敢起仕宦尙
清白間厚積多金雖至戚交遊弗齒此聞而知之而
余又曾及事數先生矣子弟一隸學宮父兄相期以
遠大不肯修曳裾掃門之行黨里之會日有期月有
課少長卑幼碎呼雁行善相揚過相規析疑問難外
無他語稍及勢利薰灼則羣起避席其人面發赤若
無所自容至一行一言足多則不惜走百十里見之
必讀其書識其人而後罷今斯風其尙如故乎抑得
無少替乎念昔先民旣深伯玉不見古人之悲敘述
舊聞又不勝昌黎廻瀾旣倒之感吾願與諸君子相
勉以有成也黃河之水決其竇可以懷山架壑觸石
崩崖一夫竭智下竹石可以息千里之流還之故道
力非不足而槩謝之曰時之不若勢之不返則然吾
所學何學而乃甘讓古人爲也余故因胡公修事告

成樂書其碑爲原本章程見先王立學之意竝欲以
文行互相砥礪者報公功萬一毋徒使人謂實不至
而名僅存焉則厚幸矣工始于康熙辛酉年二月落
成于壬戌年七月出入財用之目公自有記

遊朝斗巖記

國朝 李長日

辛丑仲冬余招全熊子于岡陳子夔若黃子子厚出
麗春門渡橋二過碧雲洞沿溪行紆迴一里許萬木
攢巒幽陰蔽日池也亭館也園林疎密古寺高下也
止止行行皆有致復紆迴一里許南郊矣千樹梅花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巽

臨溪玉立再行再止望崖岫林亭纍纍然角列而下
絕者朝斗巖也余與三子攀援而登踐其徑鬱然以
幽步其巔呀然以險倚山複澗殿廡巋然巖盤亘於
後旁狹中廣堂若甃若可列坐數人四隅清泉縣霽
靜聽有聲坐久石氣逼人去巖右數步皆列竒石植
佳花美卉時蔬古藤翠竹莫不異態迭出紛披窈窕
再數步環以墻有亭名泠然亭東塏合巒覆露留煙
後小石洞中奉觀音大士像前瞰岷甚難人立也見
城郭土壤之美層層然凸凸然殆不可狀俯其下一

溪曲折小艇橫波流雲遠樹點綴在微茫間然後知
茲山之妙亦邃宵亦遼廓近觀遠眺皆有奇趣乃復
却顧沿廻由曲逕而下培塿特出不焚不剪天然半
邱近山僧新創一小庵庵方廣不盈丈游息其中但
聞鐘梵音自遠而至風聲松濤隔林振樾心魂宵寂
止引人作遠想當其坐於巖止於亭初不知此下有
殊勝也自此巖而西入數百步山凸間又名爲新巖
關於近代雖較荒深幽奇不如三子與余竟徘徊而
不欲上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四九

雲驤閣記

國朝

李長日

雲驤閣在東城上四隅皆峭石下臨龍潭四望清遠
右層級下有白漚亭旁輔以奇石如墻立左岸橋一
右如老若帶若堞若長堤環城東溪搖光上下隔溪
仙隱觀疎樹幽隱晨昏鐘鼓聲時越溪而上薄乎閣
南叢木修林亭臺立岩壑具山嶺塔影層層與閣遙
望者碧雲洞也東望半里許爲蒼玉洞岸勢嗟呀水
光飛白士女行行牧豎種種望不可極是茲閣之勝
凡林麓雲煙臺榭水石無遠近無露藏皆爲閣所有

昔人遊人望中綠陰黃鮮宜春望天高氣清宜秋望
光風宜晴望遠峯宜雨望初月晚煙宜夕望遊人幽
賞於是爲最閣宋時舊名清陰名集景復改雲驤又
名雙清今乃名曰雲驤閣也

邱趙二公報德祠記

國朝 黎士弘

程子有云凡一命之士苟有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况等而上爲督撫爲藩臬爲郡縣大吏受一方土宇
之寄舉手指足動關民命近取一時榮名遠則垂千
秋俎豆之享輕重瞭然而或乃蹙蹙爲不遑旦夕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辛

計亦可謂之失策矣我汀邑山多土瘠田中下厥賦
上中民鮮蓋藏又拙于謀生歲稍不登凶饑立見一
二有司意或不在百姓而至用二用三國之爲國其
尙可問乎前明萬曆五年郡屬邑連城有浮糧千百
欲均而派之長汀七邑當事已允其請檄旦夕下邑
紳故思恩太守趙公鉞率邑人起而爭之曰地有分
疆賦有定額無故而爲鄰國之壑雖死不任受邑大
令邱公諱名貴削牘詳請至再至三謂令可去決不
能代外邑無名之徵使他日謂邑之浮糧害民自邱

某始當事偉其詞其事遂得寢然邱公亦竟以自弗
當事意解官邑民感邱趙兩公恩于西郊羅漢嶺之
側建祠祀兩公歷今已百餘年漸就傾圮他僧且攘
爲事佛之所趙氏子孫明經文學等乃重事廓清春
秋時祭頓復舊觀嗟夫使其時趙先生不奮起力爭
邱使君復迎合當事依違含忍無窮之累不遂至今
日哉于是見當事賢仁有司不惜一官爲萬民請命
邑紳耆舊卽致政家居擁護梓桑之厚遇大利害矯
首厲角身觸嫌怨而見義必爲又見官斯土者與邑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之士大夫志同道合相與有成不以傳舍視官故相
違謬而賢士大夫任勞首事會無有一狂悖小夫敢
旁撓中阻故相妬害其事者且相去百餘年之久姓
字漸湮沒不復爲人記憶而趙氏子孫能光復舊物
使祖功宗德千載如新天道報復之大又何其不爽
如斯也予忝公後進特直敘其事于碑版其于今昔
升降之感蓋亦因之無窮矣至祀事租入儀禮之詳
趙氏自有專記

蒼玉洞記

國朝

李長日

由東溪沂河堤大道盤折半里許爲蒼玉洞洞皆
如蒼玉色複磴嶙沓深岫阻峭附者背者巉然升者
蹲然降者將墜未墜者已合未合者中如仙掌獅子
石門煙嶼以及鶴巢馬鞍抱雲二老無不觸類成形
互爲奇態其懸岩斗絕嶄然仰止殆仙掌若中一峯
最高覆額突怒呀然奔吼殆獅子若睥睨廻環側削
對峙則有若石門然其林立偃蹇小峯突出若煙若
嶼者曰煙嶼而爲嵯爲穴日光倒入則爲鶴巢如甃
如几上可列坐則爲馬鞍虧蔽環合洩雲漲谷則爲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抱雲鬚髻虬鬚離列竝坐則爲二老其峯高十仞其
地廣盈畝羣石之巔有翠微亭遊人至此於窮目遠
眺平疇遠水儼若圖畫也通體巒鏗皆鐫唐宋時遊
人詩記石面剝殆盡半爲苔所食苔色尤爲蒼然密
緻可愛更竹箭藤蘿蒼蔚交加垂陰其上江流清冽
黛蓄泓渟溶瀆於前左畔怪石森然岸截環抱中遊
魚數百頭隨流上下間厠隱顯近僧人結茆洞側爲
放生池洞右畔石級以上數十層爲一高邱名東禪
寺先有橫翠亭亭寺今皆廢遺址尙存焉嗟乎岩壑

不然亭臺榛莽不有所記而水光山色何以爲遊
解嘲也

雲龍書院記

國朝 陸廣霖

來寧之二年得賈生文兆獨力成余志建書院於丞
署故地感夫勃蔚剗興因卜人材隆盛有如雲之從
龍故取以名吾書院于是芟其蕪推其頽撤其朽平
其陔逼者曠如翳者爽如偏袞奧曲清豁敷舒此爲
廳彼爲舍此宜間彼宜架有亭而無榭似館而非厦
向背正側縱橫廣狹固因勢而就裁要皆執繩墨以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爲法昔門自南環其堵以絕之今門自東紆其徑以
別之歷衢道而升者外堂也由堂而進者中亭也由
亭而入者內堂也至于廊廡房牖或聚或偶或前或
後參差映聯寬遠朗透是又從淺造深自邇及遠一
若漸積而幾不可蠟等而至焉者院之外周圍列牆
所以脫埃氛杜塵跡雖無嘉樹美箭池沼樓臺之勝
其淨幽窈窕已足自闢向日獨成一境矣爲之慎師
尊以植楷模選俊秀以示鼓舞立條約以定功程備
膏火而設艇脯此又緣義以起因時而制者也若夫

進退古今日夕忘倦崇道德而證經書者講席之法
言也往復如流辨析銖黍窮理義而探闡秘者執業
之精勤也含其英咀其華根茂而實遂字挾風霜句
泣鬼神者則會課之文詞吟咏之詩賦也又有精微
遠嚮鏗鏗錚錚無明無晦間重間輕者乃和耳之風
鈴也蕩漾虛空滴滴溜溜斷續疾徐按時節奏者助
夜之金聲也一唱百和叶應宮商如兒女昵語如勇
士赴場者則書聲之變態不可以名狀也夫然是院
之集美也亦多矣豈必窮幽絕嶮繪華琢瑋哉君子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書

無往不樂而有此書院相與麗澤吾知文章益進德
業加脩連級爭先以應休明之際或有幡然思雲龍
之義而念厥始者抑何厚幸乎至若昌黎所云身願
爲雲東野化龍上下相從者則又余今日之私志也
因書之石以措于院院始于乾隆八年五月初八日
成于十月念八日武進陸廣霖記

重建清流縣儒學記

國朝 曾 榮

國朝統一海內誕興文教首建太學於京師以至四
方都縣莫不有學迨今五十六年之間天下譽髦賢

後之流資樂育之恩以成德達材效於當時相與勸
治理而振功業者皆出於此何其盛哉汀之清流爲
閩鉅邑其舊學宋元符間在縣治之南至崇寧徙治
之東建炎時遂遷皇華驛之廢址歷年至今因之洪
武初令朱仲恭鼎新創建永樂丙申沙寇犯邑廟學
悉毀邑丞黃奇葺茅爲宇以奠以教歲辛丑三衢李
庠以進士來爲邑旣至首謁學宮環視卑陋弗稱退
而歎曰此令之責也乃捐已俸率僚屬暨邑富民之
樂善好施者各出資以營之郡守宋忠亦規資以爲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助復以助陞與訓導丁侃及諸生陳偵輩捐白金百
兩鬻學傍地以廣其址經營初定以事赴京未果遂
甲辰春始克還任營構益力首作大成殿東西兩廡
前爲大成櫺星二門殿後爲明倫堂養賢育才二齋
會饌有堂棲息有舍以至宰牲庫廩祭品泡湔之類
罔不具備規模制度雄冠諸郡黝堊丹漆煥然一新
經始於二十二年之冬十二月庚申訖工於宣德元
年之秋七月丙辰凡役工一萬七千用材一千三百
五十磚瓦一十萬六千九百有奇約費白金以兩計

者九百五十有奇明年夏四月庠以考績來京因其事謁予請言以爲記予惟學校王政之先務自古帝王之世莫不致謹於此故其教化行而風俗美是雖不於上之躬行然亦由時當郡縣守令之賢有以振起而作之也我朝學校之盛超軼前古矧有庠之材且賢者以爲縣拳拳焉於興廢舉墜而尤致謹於學校之政豈非達乎治體而知所務者乎是可書也因爲之序其本末以爲之記俾後之人有所攷焉

詳定秋米記

國朝熊頌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今天下治安六小臣工鼓吹休明猗歟盛矣而尤賴有承流宣化之郡侯敷政於外方成天保采薇之盛治我太守王公以山右名賢晉位郎署奉簡書分

符汀郡蒞任三載利興弊剔子惠元元視民如傷愼平反謹舉錯興學校勤業課以至除道路修橋梁一遇饑饉告糴隣邦挽輸飛運賑乏絕賜貧窮菜色以甦民困頓起而尤銳意開復郡河古道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東西兩河左襟右帶障川流紆迴狂瀾縈繞盤爲八邑鍾靈毓秀且兩岸長堤茂林修竹綠柳紅

石令泛舟採蓮者恍遊山陰道上不減江南景色倚
歎休哉覩禹功者必思明德厥功鉅矣所以郡父老
子弟感激歌頌仁聲之入人者何深也而武平之尤
深愛戴而沐膏澤者莫如詳減解運省米一事武巖
邑也距省千有餘里先是每歲解米荷擔挑負陟彼
崔嵬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及其放舟而下白石粼粼
衝擊怒號崩崖吞噬拍浪穿石飛濤澎湃噴薄狂倒
魚龍隱見奇怪出沒雖輕舟一葦且相顧失色况運
糧積重非一手一足之力乎舟一鑿如茆石滄沒河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伯此時官吏仰屋持籌里民破家折產而軍需庚癸
之呼終無補救其後乃改本色而行折色一似折銀
之逸愈于運米之勞矣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卽
以解銀折米揆度之其苦更有甚焉者矣夫年歲之
豐儉不同則米價之貴賤懸殊或加至三五錢甚而
與原數相等總視省米之貴賤爲加補之低昂于是
奉追補價輸納難齊額數尙爾竭蹶額外何能響應
官民兩累繪圖痛哭故多解一石卽多一石補價之
累况積至不啻千餘石之多乎夫運米不利于轉輸

而折色又大不利于補價哀此一方其何能穀惟恃
有大慈大悲介于其側狂奔盡氣不惜手援不謂郡
侯洞徹積困不待求救者之大聲疾呼也一旦備文
陳民艱苦請定額例荷蒙制府撫軍監司諸公俯念
民瘼痾瘵批允減解省米存給府縣較原解額甦且
過半永著爲例官民積年苦累莫休者至此時而始
一旦豁然頓除矣自今以後解運省米者數不滿千
此功此德豈小補哉宜邑之父老子弟紳士愛于心
者必鐫諸石爲太守誌不朽也獨是體察民隱舉其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非躬親閱歷不能洞晰形勢非曲體下情不能動
中肯綮而公固儼然郎署也何其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深恤疲邑之疾苦如此哉蓋有本焉傳曰在官惟
明蒞事惟平治民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則正
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惟公有焉今 聖天子
側席求賢日夕不遑思所以撫循斯民者惟牧守是
視將如漢世太守之二千石故事公行且對揚休命
備陳民艱疾苦凋疲其卽以甦吾汀者甦吾閩卽以
甦吾閩者生天下不于武平一邑卜之哉

東壇填塘記

國朝 李夢箕

邑城東枕大阜阜之巔則山川之壇在焉故名曰阜
曰東壇有池焉附於城廣袤十有餘丈蓋初築城時
取土遂窪而成者也是阜爲埋葬之所而環以外墳
墓纍纍而鱗鱗櫛比或重積而不可數焉夫池水之
所注也年久日深水所浸齧土必崩圯况當春夏之
交積雨漲溢其崩圯益甚故旁近墳墓莫不爲水所
漂沒棺敗骸沉歲甚一歲及冬水涸白骨如麻雜出
於泥沙瓦礫間見者罔不酸鼻欲塞之則以池爲主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置之無可如何者歷有年矣一日某聚衆而議曰是
池也其爲死者患大矣然惻怛之心人所同具過是
池者尙爲之傷心况主是池者乎抑猶有慮焉池附
於城水之內潰幾及城址亦非城之利也協義募資
盍以利害白於邑父母酬主者值而出之則胡不可
惟我所爲耶衆聽其議遂謁邑侯程公而呈之公卽
命駕親勘不禁悄然傷心曰嗟乎人之身後不能保
有一抔之土如是是可悲也夫骼齒之掩有文而澤
枯之仁莫繼亦宰是邑者之羞矣名業主命衆還其

值卽興工填之於是刻日計貲具畚耜召庸役踴躍趨事闕日而行者平虛者實流潦失其宅而岡阜完其體不惟宅安泉壤得永離暴骨之傷而擁護城垣亦可免復隍之慮其所繫不亦大哉工既竣爰爲紀其事并董理輸助諸名於石所以彰善行示來世也

遊普陀峯記

國朝 徐乾學

遊南塔寺之明日爲八月朔丙申杭川莫子穎修約偃陽封子聖侯同邑羅子次公及余遊普陀峯辰刻肩輿出昭暘門於時正值招徠山海之降者授之官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李

俾率部曲以三千人駐上杭封令君慮與民居相錯不便乃作營房千間於昭暘之外杭人德之卽其地也由昭暘迤北池水縈廻覆以菱荇竹木映帶絕佳里許乃有石徑道旁皆良田農夫方植禾蓋炎方氣候旣以七月納稼更以餘力播種爲卒歲需閩粵間皆然又五里爲水西渡渡口有紫竹菴荆花灼耀於內榕樹蒙密於外望普陀在指顧間與諸子小憩過溪復升輿行稍折爲苦竹坑樹杪人家點綴如畫其水爲苦竹溪灘水衝激聲如輕雷水自白砂里從北

西流入水西渡爲溪山一勝云歷苦竹坑而上多松
樹高可十餘丈枝條多拂衣袂土人爲予言自近歲
駐兵古木率被斫伐往時經此盛暑不受炎蒸也東
北隅竒石亂臥不可名狀路亦嶄絕舍輿徒步僧輩
以茗具來迎攀級而上遂有長松茂草數折乃至一
天門披襟圍坐杭城烟火皆在目中更數十武爲毘
盧閣再歷而上爲真武殿有觀音梅檀小像爲峯之
絕頂與雙髻諸山相望下有間道可抵漳之龍岩岡
巒迴互磅礴無際自水西渡至此又數里矣考志僅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李

云十里笏立爲普陀峯而寺之建置不詳詢之僧曰
以奉觀音故峯名普陀向極壯麗丙戌之秋山寇薄
城琳宮梵宇都爲煨燼此其僅存者余與諸子徘徊
久之乃取道新庵而下新庵者離峯頂二里許佛殿
僧寮竝係新葺其東爲土樓高可數丈墻堅厚如城
墉僧築此以禦寇莫子攜榼共飲樓上盡醉乃去仍
經水西渡以歸歸則日已暝矣是行也莫子曰不可
無記余唯天下名勝之境遭遇兵燹者不可勝數而
載在圖經傳之後世旣廢之後輒復修舉則皆賢士

大夫之力而四方來遊者之幸也願莫子羅子勉之
余異日將重遊焉

重修武平縣學宮記

國朝 許廷鏞

古者大學建自京師以至於郡邑咸必立之學宮夫
豈徒入學鼓篋呻其佔畢云爾哉凡鄉射飲酒春秋
合樂以及養老勞農考藝選言尊賢使能獻囚執馘
諸大典咸在焉其學中之弟子生而見所見聞所聞
既有以恢宏其識量而漸窺乎政教之所由然於是
因其材之所近而各勤其學業博士又時時督率而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訓勉之激揚磨勵之服習已久而胥極其能事焉一
時人材奮興彬彬乎可以備國家之用矣考武邑學
宮肇自邑侯李公實在元大德間時方草創 聖殿
與縣署相連毗氣塞不舒形家以爲言至順治甲午
邑侯楊公宗昌始移而稍東旁通一道以爲出入之
徑其後人文漸趨於盛而歲月奄忽葺治罕聞岌岌
乎亦日就頽廢矣丁未秋予初蒞武城方思所以修
整之未久去官有志而未逮也又四年復過是邦見
宮墻之內鳩工庀材諸生普踴躍趨事自 聖殿兩

廡至儀門櫺星之門棖桷柱石完以固宏以敞更加
擴泮池之基而 啟聖宮暨明倫堂復漸加整理次第
畢舉煥然頓改舊觀焉既而知明經李崙實捐金
以爲之倡通庠咸視產效輸更得董理諸紳士協力
襄事以成此舉也從來艱鉅之任亦難乎其倡耳彼
夫視爲公家事而漠然不一動其念者無論矣卽落
落委巷中抱咫尺之義慨然以修復爲志者未嘗絕
也特苦於力之不勝遂觀望而不前耳於此有人焉
大聲疾呼以爲之倡必有聞風而興褰裳以相從者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從之漸衆既有以堅好義之心而邁往之氣益以鼓
焉既而四境嚮應則力出於衆擎而事彌易舉遂使
數十年廢墜之典一朝而振之以復其始也是率先
倡舉之功豈非善善之君子所喜談而樂道者哉自
茲以往仰瞻 廟廷規模宏遠諸生以時講藝習禮
其中泮宮芹藻絃誦鼓歌之聲相聞吾知風化之隆
人文之盛且將甲於通都而駸駸乎與古爲徒矣予
既嘉李君之舉足慰予未竟之志而畱滯於茲又樂
得觀其成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汀行筆記

國朝 單德謨

余有出水癖欲肥道者久矣以待罪汀漳兀焉匏繫每巡歷所至竊有神契情見乎辭因筆之

乾隆辛未年五月既望汀屬之寧化清流歸化三邑猝逢水患赤子顛連幾無更生慶余于廿六日聞報卽輕騎減從兼程而赴閩五月十一日至寧十五日

至清仰體

聖天子愛民如子之心沒者瘞之生者安之其或有辦理未協者爲挽回而更正之蓋有司之意欲爲

家惜財而余之意則務爲生民惜命也廿四日由清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畜

赴歸化途次玉華洞洞不幽深而石多玲瓏陟其巔有亭將圮斷簡殘碑字半磨滅不可識若移此三竺六橋間點綴藻麗不知若何而在此僻壤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是亦山靈之不幸也歸邑災較輕而宰又家素封已捐資撫卹各令得所維時天氣炎熱如蒸不可耐邑之北五里滴水岩出焉岩有玉虛洞洞有門有牖高朗宏敞肆筵可十數也擊之石聲鏗鏘如鼓憶去年夏余自汀回漳過龍之甲鐘岩其聲錚錚然不啻暮鐘之入耳化工之妙真有不可測者耶六

月初一日復返清晚宿嵩溪之福潭寺此地淹斃人
口世衆因出貲命寺僧作佛事以度幽魂汀屬素有
溺女之惡習自宋已然而清寧兩邑尤甚因思今之
及溺而死者安知非溺女之報遂與士民講因果以
怵惕之冀化殘忍而爲仁厚亦聊盡予一番婆心云
念六日至汀汀城東里許爲霹靂岩有以私占岩基
來訟者余便道往視岩多巒石無秀致不足供人流
連也汀鎮和公來迎和公由文改武人恬雅有儒將
風廿九日由汀返漳七月朔過上杭之紫金山盤廻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奎

曲折林木陰翳高可十五里山有上中下三峯而以
中峯之桃源洞爲勝山石峭拔松竹叅天有橋曰聚
橋流水潺潺出其下住僧構閣顏曰蒼玉詢之昔有
石如蒼玉可爲印章今不可得矣余偕邑尹趙君友
人張君坐橋上移時低徊留之不能去惜無桃花片
問津尋避秦人餐胡麻飯耳覽縣志有董華亭遊普
陀岩記約與遊以雨阻不果初十日至水湖之半月
泉次日欲登鵝峯頂祈夢而山勢逼直又夜雨泥濘
難行遂登舟而之署

重修忠愛祠記

國朝 熊爲霖 西昌

明天順中勅祀故汀州司李贈宮保尙書謝公於府治龍山東賜額忠愛謂禦大災捍大患能竭忠於國而愛其民也當公理汀日庶獄庶慎案靡留牘事無大小必以情強宗豪右不敢訛法沙尤之亂發粟募郡勇經畫萬全出死力以保汀又辨釋寃俘四百餘人不爲崑岡之燼蓋洋之役斬馘大捷道常坪以擣賊巢不幸積勞致疾身歿行間是時民心哀怛呼號動天地爰請於朝俾立祠祀以奉春秋語具鄉先輩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彭殿撰碑記甚悉三百年來俎豆勿替是誠公之德洽人心亦汀之人士食德思報有由來也爾者風氣漸薄人心且不古若江之距汀千餘里公之孫曾不能以時修省祀遂有妄人冒爲子姓盤踞奸利詭售祠外廛宇之三忍敢毀賜坊爲肆舍且於神几左近溷作煖園狼穢雜沓不可名狀嗟乎曾是崇德報功者而竟若此乎壬申春霖以謬承龍山講席之聘至小之二日祇謁公祠詫歎久之尋以聞公之孫曾顯恩太守曾公司馬王公明府丁公乞其清釐培植以

不墜先澤諸公愾然曰噫嘻鼠子安敢爾夫崇翰拜
子儀之墓君子猶或非之况肆為蹂躪耶且公之有
造於汀也剿滅汝蠱賊團聚汝骨肉保障汝城社撫
恤汝瘡痍汝之祖父高曾身食其福以有今日乃不
思以報而任侵蝕天乎人乎於汝安乎於是嚴為清
釐厚為培植還廩舍租息若干於祠墾其綠垣復其
坊額圯者葺之枵者植之糜漫者丹碧之藻火黼黻
我公遺像傳芭祝醑昭假祈祈又檢校祠籍得租米
八十餘石存其半以備脩繕且給住持議以其半增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龍山諸生膏火言廣公惠抑杜覬覦也公歿已三百
年而遺愛沾濡復樂得英才而教育之當亦在天之
靈欣然所色霽耳於戲公之在汀也年已及垂暮位
不過司李毅然以國脉民命為休戚彼世之泄泄沓
沓計升斗精視百姓如秦越人肥瘠一旦變起倉卒
束手無策非跣而出走即組頸跣道旁以視我公能
弗媿耶霖謁祠有句云渡河泪盡呼宗澤擁節年輕
想謝玄蓋紀實也而公晉封柱國萬世明禋不亦宜
乎不亦宜乎敬紀顛末于石以感後人

平原山廣福禪院記

國朝 陳禹洛

平原山距郡城六十里許千峯嶄嶄林樾清翳逕盤
仄如衣帶窅然而深白雲蓊蓊然輪囷彌漫迥絕人
境遊者憇息如入化城給孤園却掃芬慮山有古刹
祀伏虎禪師師葉姓寧化人披緇於郡之開元寺導
龍象大道力好濟人利物事郡患虎每晝出攫人師
以道力相馴服故爲今號年且老結茆茲山中爲習
靜地山嚮苦澁汲師卓錫泉湧地甘且冽南唐保泰
七年汀大旱郡人迎師禱雨刻七日不應願焚其軀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奕

及七日矣積薪厝火師踞其巔結趺跏坐火未燃雷
電交作暴雨如注又亂兵圍郡城城將破時見兩巨
僧立睥睨間或見兩巨僧灑甘露灌城中兵乃却兩
巨僧者疑卽師與定光也其神應類如此禪院建自
保泰三年賜額普護真宗朝改賜壽聖宣和間始易
今名師自紹興歷嘉熙累加封號實爲國家禦大災
捍大患不僅溺空耽寂了澄涅槃耳雖大千世界具
足陀羅尼汀郡云乎哉今日十方頂禮亦祭法亦祀
典也禪悅云乎哉茲因山僧之請爲泚筆記之

天地靈異之氣噴礴之爲山川毓鍾之爲人物由上世迄今數千百年乃間一呈露造物之不輕試其奇有如此連城踞萬山中重巒疊峙叅差覽奇者目不暇給焉矧東田數片石屹立一方如古帝春巡躬植蒲穀摺笏雲表連非此其何以成一邑大觀也石之麓爲宋儒者邱二先生讀書舍後人卽其遺址祠以祀之按郡縣志邱鱗字啟潛嘉定十三年進士姪邱方字正叔寶慶二年進士同受業楊澹軒先生澹軒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堯

先生爲朱門高弟其時同學諸子罕出其右及學成歸鄞江考道問德與朱子往復辨論折衷至當載在語錄者章章可考二先生從之學盡得其傳至啟潛先生禦寇有功辟知邵武軍建寧縣承直郎日與劉德言梁文叔馮作肅吳大年葉直翁吳仲玉諸先儒切磋友善講道不倦邈其所從皆朱門嫡傳也夫以二先生明體達用之學使得大展其經綸直可與韓范司馬諸君子後先媲美無如南宋至理宗朝奸邪用事國是不可言矣二先生值此奄奄欲暮之辰

有殊才異能格於條例拂於衆議何能有所建白徒
旁觀浩嘆抱其不可知者還造化耳吾獨慨聞自龜
山道南後羣英萃興號爲鄒魯名邦汀距延咫尺間
何從學者寥寥唯楊先生謁朱子受所傳於前二先
生從楊學紹所聞於後倡明聖道引誘善類汀人始
知詩書禮樂之學是先生德業未顯於當時教化尙
留於後世自是士子爭自濯磨敦倫紀勵名節稱先
則古代有聞人孰非二先生教澤之所遺耶先生後
喬心衡乃予年友令嗣仙如姪瑾友蘊玉輩皆高才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士有志學古者謂予世交不可無言以闡二先生之
蘊予謂二先生仕雖未竟其用出則棠蔭名宦處則
饗祀鄉賓且理學一燈淵源有自真堪不朽矣士弘
以後進庸才安足以仰窺二先生道德之萬一固辭
不文至弗獲已謹再拜僭爲之說以附先賢祠之後
云

湯泉記

國朝

李兆黃

河田東南隅有湯泉焉平地滌涌如釜底燃薪瀉瀑
湔沸莫可嚮邇宋紹興間鳩石爲池橫豎六尺名四

角湯湯流而南將十步曰湖清空瑩徹方廣盈丈有
奇可浴其西爲灤不半畝屋覆焉深可沒膝而水較
綠湖之旁有寺曰無垢寺前石鉢二泉滾滾自鉢出
一熱一冷觀者歎爲奇絕其他小泉如斗大忽西忽
東起滅無常雖居人莫指其定所也湯泉畧湖走灤
而北會於溪溪有雙橋一跨市中稍下可坐百人憑
欄四望紫霧迷濛行人俱在煙際一通村落可露坐
水聲淒急難夜聽也溯溪而上二十丈爲觀音堂地
曠而夷古松百餘本歷落扶疎高出雲表溪下挾湯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水而隘於園林池沼間池魚甘以肥園蔬滑膩如些
夾溪左右酒旆仍仍當炎暑薰人汗流如漬好事者
攜酒魚摘嘉蔬踏月尋流灑濯湖畔覺清快之氣徹
人心骨至朔風栗烈中夜寒生就浴其中煖風經宿
不散相傳泉下嘗伏火珠元時有外國人以珠引之
珠投水中雄雌會合嗣是旁生小泉或曰其下皆硫
黃瘋癘癰疥諸異疾浴之立愈今驗以水氣似硫黃
之說較信而要未敢遽以爲果然

豸山五賢書院碑記

國朝 秦士望 邑令

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所以佐 聖天子崇文之治上自邦國下自方隅皆以此爲先務也連城雖蕞爾邑沐浴清化余膺命守土見士風淳穆士氣雅馴因思於學校之外倡建書院爲激勸地相視冠豸得勝地數畝山川環衛靈氣獨鍾乃先之以俸士夫耆老翕然樂從而鳩工庀材焉洵哉地脉人文徵其會合也竊思洙泗之傳孟子而後宋儒繼之如周子太極通書默契孔顏遙接聞知之統二程親受其傳張子就正二程正蒙西銘暢發仁旨朱子私淑程子於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四書六經之義註釋無遺百家衆說之鳴折衷歸正諸儒之大成斯集此五賢者前聖之嫡派後學之津梁特祀院之中庭以作高山之仰院左立正誼齋祀鄉之埋學寒泉童先生芝壇張先生院右棟宇崇宏方塘一鑑開設講堂楹廡四週爲齋爲閣爲樓爲軒爲池亭爲山房書室膳厨茶竈因廩咸具延名宿以掌其教萃譽髦以造其成更置民田數處以供束脩膏火之潤所願後先多士遜志時敏遠紹正學之德以上希賢哲之域夫勵風愛士人有同心後之可士

者益知養育宏此遠謨使五賢俎豆勿替諸生
常新將院座爐烟不斷南來統系有厚望焉是舉也
始於乾隆丙辰之夏竣功丁卯之冬綜宏綱察細目
余自任之而採運木石課稽工匠始終其事者則庠
士童能元也因落成而書此以垂諸永久云

育嬰堂碑記

國朝 吳華孫

育嬰堂其設已久載在著令以待郡縣民貧不能自
子者官爲養之不問男女汀州舊格於費獨不能具
乾隆八年原冀寧觀察今太守海寧俞公下車之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誦蠲汀屬鹽例銀貳千兩以建育嬰堂撫憲周公上
聞 制曰可某月日堂成官在汀始無不備之政與
諸郡縣同法如著令明年正月予試士至汀公屬爲
記予謂古者獸長麇麋禽翼鷖卵魚禁鯤鯢蟲舍蚺
蜎以及山澤槎伐忌於天孽其敬物之始而欲阜大
之以成民用如此矧含知負義制材萬物中於天地
之資忍棄父母以無知橫殤死溝壑以賊王者太和
之理哉傳曰式負版者周官司民登數王拜受之其
年則自齒以上非薄其下而不口誠凜凜乎未成人

之憂思無所不至以圖長之父母之心也我 國家
休養生民百餘年郡縣吏歲時審丁戶口日增然猶
設堂廩孤懼其不孳殄瘁天闕蓋推不忍一夫失所
之心及於童穉古帝者相天地之政也傳曰堯舜在
上則民仁壽此之謂矣俞公爲汀獨能先意迎養太
和仰體 聖明勤民之隱興廢舉墜予於是嘆民生
是時者之幸而俞公亦可謂古之遺愛者矣書此置
堂間所宣 上恩德勸爲吏者而又使後之人知太
守俞公之能成其善政者由於廉以潔已而推其惠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心以及於物也是爲記

遊冠豸山記

國朝 徐尙忠 邑令

連城居萬山之中穠青淺碧其足煩靈運之屐齒者
不可勝數有山翼然矗立於縣之東者爲東田石羣
峯聳峙萬石紛披若菡萏然故又曰蓮峯山山之南
壁立而巖整若憲文冠者則又曰冠豸要之止一山
也予戊辰來宰是邑不兩月而有寧化之行已巳秋
七月始復來乃相約爲東田之遊是日也宿雨初收
浮雲宵斂遠山獻翠幽谷含青出寅賓門過安定橋

三里許遙望石門崑兩石洞開中如奧室欲迴車訪
所謂宿雲堂悠然閣而未暇也由東行循田間小道
上陂陀透迤而前見羣石叢簇中開一徑僅容一人
水淙淙從石底過者爲蒼玉峽回環曲折踰一嶺頗
咋愕其轉捩處構亭曰半雲由亭而上左瞰絕壑深
黑不見底右則石壁峭險石上鑿磴止容足直上數
百級行者踵頂相接曰丹梯周以欄檻曰雲棧傍崖
行下視所謂半雲者已在山足矣過此爲印松麓石
色蒼潤玲瓏天曲每一罅隙皆有松爲之揜映短豎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畫

老骨千百其狀而冠豸已卓然於飛雲之表端嚴莊
肅可以下南宮之拜也又前爲滴珠崑石上流泉垂
如秋露吾不知於滴水巖何如而此已沁人肌骨矣
水滙爲澗流下田隴聞昔日常有桃花片片分飛水
面是爲桃花源而今不可復見其上爲三元殿殿卽
彭侯祠之舊址當元祐時彭孫以應募折節建功遂
膺封爵亦一時之傑也而祠廟無存芳蓀勿薦反不
如二丘書院之榱桷無恙者武功固不可與道德并
論乎而三君子堂亦何遽付之荒烟蔓草間也金泉

一掬鳴玉徒悲五老不歸崆峒已遠瞻望白雲間所
爲定光道場者已成往劫一線中天誰爲仰止乎由
是北行憇靈芝菴啜苦茗一二山僧如野鹿不諳戒
律自食其力而已庵後卽靈芝山崖上鐫壁立千仞
四字前則天香一峯遠望文溪九曲繚繞如練側有
白衣庵庵下爲楊柳塘相傳昔有歐陽仙曾學仙術
於呂純陽卜宅於此是爲小豐山也山外石笋林立
內有一石突兀數百丈絕無依傍俗謂之爲照天燭
復循故道迤西爲大觀堂先時堂前有老松數百株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美

聽松聲叟叟與竹聲相雜若笙簧曰脩竹逕下多蘭
艸又曰芳蘭谷今亦付之荒榛斷梗矣前令秦挹溪
於六逸草廬故址構宋儒五賢書院窈窕幽深位置
天然又爲此山開一生面當不讓武彝山滄洲精舍
也昔者朱晦庵卜居紫霞洲扁曰溪山一覽移贈於
此豈爲過乎吾聞看山之法曰奇險曰幽秀不奇險
則品不高不幽秀則氣不韻蓮峯之奇險或遜而幽
秀則過之矣予奉命來閩所歷之地皆與山水爲緣
于光澤則有烏君雲崑於龍溪則有獅崑虎崑於寧

化則有翠華靈隱然不閱數月輒遷惟蓮峯一山口
夕在望爲師爲友仰止非遙豈非余之厚幸乎使此
山而在吳越之會則霞窩月榭山靈將應接不暇決
不若此之荒陋然而奇峯幽澗爲緇黃所塗點者亦
復何限又不如此山之常留本色世有高人未有不
爲格外之賞鑑也况樸誠堅固緩急可恃其所以衣
被連城者尤不可護乎嗟夫西山之奇峻蔽虧日月
玉筍之幽秀吐納風雲予僕僕緇塵皆未能窮其興
致而此山以簿書之暇得細領其曲折亦惟存此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色一琴一鶴相與於無相與焉而已矣是爲記

龍山書院記

國朝

李紱

古者教人必於學家塾黨序術庠皆學也漢初校士
無官士之明經爲專家學者各教於其鄉而從遊之
彥賞素裹糧奔走千里外風何古也後世傲而行之
石鼓嶽麓白鹿雒陽迭興踵起書院之設斯爲盛矣
汀舊有書院在龍山之麓創之者觀察瀧江鄧公成
其志者太守潘陽鄆公修葺而整新之者太守簡菴
王公然稍湫隘不能容多士不數十年而壞棟腐剝

廢瓦頽垣過之者有周道鞠草之傷焉吾鄉芝田會
公以其世業守鄞江下車之明年修學宮纂郡志築
演武場堤置掩骼塚懲懲戢奸禁火葬鬪喪溺女陋
習諸稗悉薙百廢俱舉其時之托其宇下者咸熙熙
如春矣猶思教化行而風俗美必自士始乃興書院
捐清俸爲郡大夫士倡郡大夫士咸鼓舞於公之教
其子弟也樂輸恐後於是鳩工庀材地之隘者擴之
曠埭者亭之屋之題榮棗梅之傾者支之敗者易之
穢甃之突者夷之翻者正之柱壁之黹黹者丹漆而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五

黝堊之外爲大門爲正學津梁亭稍進爲桂香堂又
進爲星聚軒軒之上爲文昌閣折而西偏爲松風逕
爲凝道堂其他鱗次錯落爲士子習靜所者五十餘
植重門衙衙層廡翼翼雄規偉觀穆然靚深一洗音
之閭陋而開文明之新矣又以其餘貲三千金置腴
產給膏火請於上司刊籍勒石永爲書院費雖有他
故不得覬覦動移凡一切規制工程七閱月告竣乃
招集生徒有學行者四十人延永福舉人黃君惠爲
之師其條教一依朱子白鹿洞彬彬郁郁雅雅魚魚

斯文有起色矣越明年春學使者按部至汀雋者何
掇高等補博士弟子員至十有八人公喜教化之行
之有其兆也緘書屬予一言予忝在世好喜公之能
以文翁庚桑楚之所以治蜀治畏壘者治汀而絕遠
於後世俗吏之所爲不辭而爲之記且竊有進焉者
士傲於俗學久矣束髮受書卽畱心於科舉之習雕
琢鞏悅務悅世眼其聰明彊敏自俊異者亦不過漁
獵剽竊以肆其汪洋博辨而於天地陰陽之運道德
性命之精以及諸子百家天文地志兵機律歷之詳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七

且備汶汶乎莫得其涯涘又何以本之心身而措之
家國天下之大乎今汀士于于然挾冊而來樂羣有
地敬業有資於以咏歌先王游泳聖域甚適也然必
思求古聖賢之所以安身立命者何在而無誘於勢
利不安於小成將處爲名儒出爲名臣粹然爲體用
兼備之學是則公設教之意也乎

定菴祠記

國朝

廖鴻章

翰林

東華之陽鄞水出焉順流而南帶繞乎蔡村村之民
家櫛戶比臨江而居曾無芻牧牛馬之地越江以北

山名虎頭則村之屏障也其下阡陌縱橫平疇無際
村之耕鑿饒焉余少長於蘇寓范文正之義庄山川
明秀林木蔚然賞心怡目每讀史本傳載其汎愛樂
義而好施予凡邠慶二州之民與羗會之衆皆書像
立祠祀之子孫踵相位未嘗不掩卷三歎也丙寅秋
以憂旋里舟越飛鵝之麓南望江渚梓檜交蔭高閣
凌雲石龕彫楹烟迷霞積誠天開之圖畫也暮艤舟
其側星羅雲布天水交輝鶴唳松濤梵音上下較交
正之義庄風景更有加焉登堂讀碣知沿江百里之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卒

民築以祀胡公定菴者里之父老咸爲予述西城定
菴君爲閩處士少有大志當鼎革之際慷慨倜儻以
義濟世性好施遺行德靡倦常稅駕於此觀洪濤湍
激道途所經向若者沮卽村之少壯子婦水耕火耨
饔餐藜粟必越江而得因立橋設渡置田捐金使行
旅居民春夏無舟楫之累秋冬無徒涉之苦利及生
生因書其爵字而春秋時享之嗟嗟文正之後未有
聞人當其爲諸生時好善樂施卽以天下爲己任先
知永興爲龍圖學士後入平章知政事功名富貴身

食其報余跡定菴君之生平與文正後先媲美宜
果亭長君知連平而治化大行協矩仲君食二千石
歷守漢陽安陸諸大郡爲當代名刺史以告身榮定
菴君爲中憲大夫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傳云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定菴君之謂乎夫功德立者亘
古不朽淵源遠者億世同流今定菴胡氏爲閩南望
族冠蓋簪纓赫奕嶺表其如祠之蒼松古檜陰蔭桑
梓耶家學勳名炳耀宇內其如祠之飛岩聳閣凌風
槩日耶子旣生孫孫又生子子代有傳人其如鄞江之
正公一人也猗歟盛哉因援筆而記其事

獠民紀畧

國朝 范紹質

汀東南百餘里有獠民焉結廬山谷誅茅爲瓦編竹
爲籬伐荻爲戶牖臨清溪棲茂樹陰翳蒼鬱窅然深
幽其男子不巾帽短衫闊袖椎髻跣足黎面青睛長
身猿臂聲啞啞如鳥鄉人呼其名曰畚客婦人不笄
飾結草珠若瓔珞蒙髻上明眸皓齒白晳經霜日不
改析薪荷畚履層崖如平地以槃籃箕爲姓三族白

相匹偶不與鄉人通種山爲業夫婦偕作生子墮地
浴泉間不避風日所樹菘曰稜禾實大且長味甘杏
所產薑薯蕷豆菰筍品不一所製竹器有筐篚所收
釀有蜂蜜所畜有魚豕鷄鶩皆鬻於市糞田以火土
草木黃落烈山澤雨瀑灰澗田遂肥饒播種布穀不
耘耔而獲精射獵以藥注弩矢着禽獸立斃供賓客
悉山雉野鹿狐兔鼠蚓爲敬豺豹虎兕間經其境羣
相喜謂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時手拽以歸俗信巫事
鬼禱祠祭賽則刑牲庀具戴樹皮冠歌覲者言擊鏡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全

吹角跳舞達旦送死棺槨無度號泣無文三日而葬
遠族皆至導飲極權而去其散處也隨山遷徙去瘠
就腴無定居故無酋長統攝不輸糧不給官差歲獻
山主租畢卽了公事故無吏胥追呼之擾家人嗃嗃
婦子嘻嘻各食其力亦無閭牆禦侮之事其性愿慤
其風樸陋大率畏蕙而多懼望見衣冠人至其家輒
驚竄入市貿布易絲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
入城郭者噫嘻是殆所謂山野自足與世無求與人
無爭者歟按桂海虞衡志獠本槃瓠之後范曄後漢

書槃瓠帝嚳之畜狗負少女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
男六女織績木皮染以木實以爲服飾號曰蠻夷茲
槃籃箕固其遺種也楚粵爲盛吾聞有之然不甚蕃
三五七家而已庚子陳大中丞檄縣繪圖以進因紀
其畧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三

汀州濬城濠記

知府 胡肇智

汀郡倚山為城城內有濠西城入東城出逶迤曲折將五六里名曰貫城濠所以宣洩山水疏通地脈也其濠面寬者五六尺窄者三四尺兩旁民舍鱗比塵滓瓦礫以及污垢之物無不於濠是納日積月累阻滯不通其甚者塞為平地一遇大雨時行所在水潦城市之中民皆病涉蓋此濠之失於濬治百數十年於茲矣而其所以因循日久者役重而費繁也咸豐辛酉余奉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八十四

命來守是邦下車伊始躬親履看招匠估工為疏決計而士民皆以費艱辭蓋地方被寇之後物力艱難百姓方迫於饑寒奚暇計及於濬濠況時方冬令水潦無虞囿於目前固無足異然有一策焉不費民財而濬濠之功可舉其機殆不可失士民特未之知耳是時粵寇退甫數月城內尚養民夫百人供夜擊柝之役其口食皆取給於民食鹽折色汀食粵鹽向有給郡咸豐三年鄰氛不靖眾議將民食額益折色為防堵費延今尚未復舊余乃集紳耆而諭之曰爾等患濬濠之無費乎擊柝之夫可移而

也於是選強壯者六十人以其半仍撥四城擊柝以
其半濬城濠至朔望則彼此輪換使均勞逸勤者有
賞惰者有罰條規既定衆皆曰善乃以同治初元正
月二十八日興工董其事者鄭孝廉汝賢戴孝廉良
偉黃廣文宗海司出入者戴孝廉良葵閔上舍熙成
而常川督工晨夕問懈者邱把總■也自春徂秋
八閱月計役夫七千有餘而事畢百數十年淤塞之
濠一旦流通無阻水潦之患遂除前之畏艱而束手
者今則不募金不召役而成且速如此然非及此擊
柝之夫而用之亦終以爲役重費繁而莫之舉已爾
安知機之已失邪因記之以待後此之遇事而自審
焉

汀郡昭忠祠記

知府胡肇智

京師之有昭忠祠尚矣嘉慶間

詔天下郡邑各立祠宇祀歿於王事諸人有司以時修其
祀事而教忠之典彌光汀為郡在閩西萬山中民風
素樸號稱忠直我

國家慎簡文武以鎮以守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
臣相與訓迪之二百餘年來忠義烝烝日進於上往
者粵西小醜潢池盜兵三陷臨汀旋即規復前太守
張公佑之慨兵燹之摧殘懼祠祀之荒墜爰卜吉壤

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八十六

建今祠輪奐既新名位未定余適奉

簡命俾守斯土訪諸寮家紳耆僉曰郡之有愍忠祠也創
自前明久圯邑之有忠孝祠也建自

國初近亦毀於髮逆昭忠未立祠時我

朝忠節諸員弁及軍士俱稱主五賢祠內亦僅二十人
其他則湮沒而不彰嗟夫大節炳如日星後之人至
不能舉其姓氏豈惟都人士之羞抑亦守土者之憂
迺蒐志乘綜考官若民自唐宋逮元明得其事實可
傳者百四十有五人為一主由

初至嘉慶復得三十有八人爲一主而以咸豐中殉節諸文武與賓從附之凡二十有人並祀於祠其八屬紳民已經詳報者百二十有一人頃奉

上諭應歸各邑忠孝祠緣首邑祠毀未葺亦別爲二主附於茲龕左右烈婦則設主於節孝祠主旣成都人士以記請余惟古者立祀之義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今之所祀大都功德在人而能捍禦災患者也不然則亦以死勤事者也於虜執干戈而衛社稷氣可以作山河誓汀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記

八十七

聖天子纂承基緒首重褒忠

特詔官紳詳加採訪倘後日之咨詢旣確卽祀之名位可增亦休養之民力稍紓卽忠孝之祠宇當復也余方奉公晉省行有日因倚裝而記之以告後之君子

